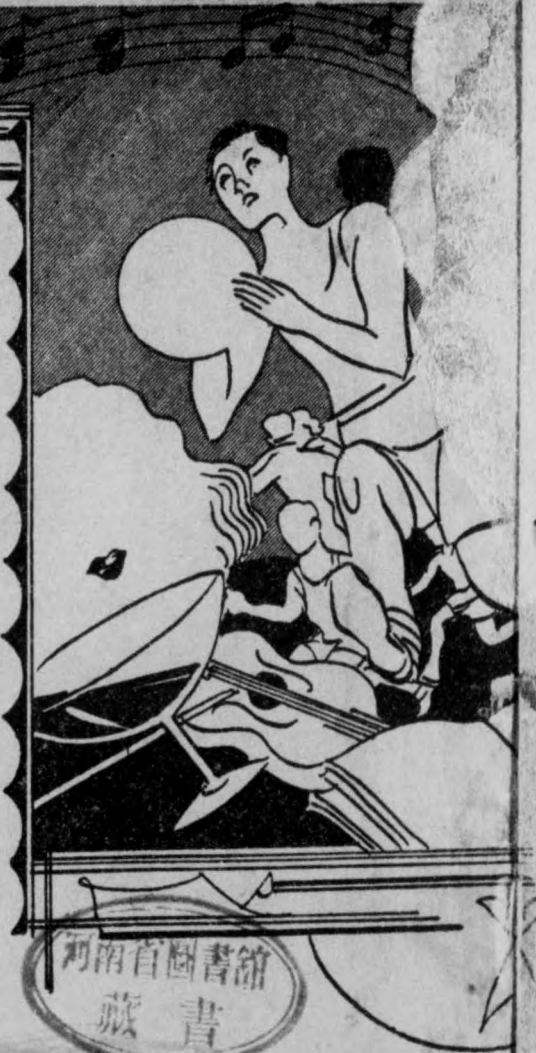


16

士 綠荷女
編

學校生活寫真



河南省圖書館
藏書

大達圖書局刊行

弁言

國家之盛衰，係乎教育；教育之良窳，係乎學校。故學校生活之純正與腐化，影響於個人及社會者至鉅！編者在學校中討生活者有年矣，耳聞目擊，如數家珍；心所謂危，未敢緘默。爰將關於描寫學校生活之片段，博搜廣集，輯爲是書，名曰「學校生活寫真」。共分七類：一曰課堂生活寫真，二曰考試生活寫真，三曰課後生活寫真，四曰校外生活寫真，五曰教師言行寫真，六曰戀愛方式寫真，七曰雜錄。其間所有敘述，關於病態方面者居多，此爲一般學校常有之現象，凡過來人類能道之，因無所用其諱言；然亦非無例外者。願當世之學校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則是編之作，爲不虛矣。

學校生活寫真目次

一 課堂生活寫真

1	玩閻王於股掌之上.....	一
2	公文程式的一課.....	三
3	英文課.....	五
4	大胖子的速寫.....	七
5	春天到了.....	九
6	四到主義.....	一一
7	一首五言的新體詩.....	一二
8	EXCURS.....	一八
9	經濟學的一班.....	二四

10	鬧學·····	二五
11	侮辱·····	二七
12	隨手關門·····	二九
13	生理課·····	三二
14	爲了洗臉的問題·····	三五
15	蝴蝶滿堂飛·····	三九
16	不速之客·····	四一
17	字紙籠·····	四五
18	亂稻草與愛的鏡子·····	四七
二 考試生活寫真		
I	考試的秘密(一)·····	五三

2	考試的秘密(一)	五五
3	補考的秘密	五六
4	考試前後	五九
	大考前	五九
	考試日程表	五九
	請求範圍	五九
	溫習一遍	六〇
	開夜車	六〇
	擠破了圖書館	六〇
	大考中	六〇
	苦哉	六一
	救命尿	六一

面部表情展覽會……………六一

大考後……………六一

糟糕……………六二

敬還先生與書本……………六二

銷差……………六二

5 小考……………六三

6 月考……………六四

7 考國文……………六八

8 臨時感冒……………七〇

三 課後生活寫真

I 在十三號宿舍裏……………七三

2	在女生宿舍裏·····	七六
3	在男生宿舍裏·····	八〇
4	春眠詩·····	八五
5	交換條件·····	八六
6	家常便飯·····	八七

四 校外生活寫真

1	幽默·····	九一
2	門房的女兒·····	九五
3	湯糰西施·····	一〇〇
4	派克姑娘·····	一〇五
5	投機的小飯店·····	一〇七

五 教師言行寫真

F	小堂名	一一一
2	老爺教授	一一三
3	一個新回國的美國留學生	一一五
4	平頂先生	一一九
5	訓育主任	一二五
6	國文教員	一二二
7	C教授的滑稽談吐	一三四
8	剃頭師傅	一三七
9	趙老師	一三九
10	Miss Cry	一四〇

II	綠寶石戒子·····	一四三
I2	四十三個黑點·····	一四七

六 戀愛方式寫真

I	神祕的作用·····	一五一
2	書信審查會·····	一五四
3	雨傘的主人·····	一五七
4	瘦猴小李·····	一六三
5	她·····	一六五
6	兩隻桃子·····	一六九
7	練習小楷·····	一七一
8	校園裏的發現·····	一七六

七 雜錄

- 1 東鱗西瓜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- 2 回憶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- 3 大學生日記……………一九八
- 4 窮死的大學生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- 5 做茶房的留學生……………二〇七

學校生活寫真

一 課堂生活寫真

「玩閻王於股掌之上」

要是一個學生而能不怕「閻羅王」W先生，在S校是「前無去者」的，可是不久的過去，這嚴格的局面終於被「小蔣」打開了路。

小蔣，當然囉，在擁有 Austin，雪鉄龍，甚至於 J. H. 的威權下，強如「閻羅王」也爲之低頭，並不算希罕。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這話是大不謬的。

小蔣上課脫班是成了習慣的，當那一羣聞鐘聲進教室的學生進了教室的若干時之後，他才慢慢地好整以暇的踱了進來，W先生終於覺察了發問他，他說：「我沒有錶，難怪我不遵守時間。」W先生於是命令他下次必須帶錶，而且必須准時進堂聽講；他說：「好，我下次就帶錶吧。」

奇怪，小蔣不但並不遵守時間，這次到得更晏了，W先生一時怒不可遏，責問他道：「前次的話你實行了沒有？」他說：「有什麼不實行？你瞧！」他說時，露出臂膊上縛着不下十隻的金錶道：「這一隻慢十分，那隻慢一刻，叫我究竟照那一隻做標準？我真沒辦法！」很明顯的，他是有意和W先生開着玩了，然而W先生並不再說話。

再有一次是做英文作文，W先生的命題是：Co-education（男女同學論）。小蔣有意鬧一下，立起來向W先生說：「性交叫什麼？應怎樣寫？」哈，這句話有使彬彬有禮的教師聽了而不發怒的嗎？W先生却不然，很敏捷地說：「你不要以為我教師資格淺，寫給你看也不妨，不過退課後再向你說話，使你知道一點不遵教學，侮辱師長的應負罪。」

「壞了！小蔣至少吃大菜是不免的了！」全體同學當時都這樣想。

結果怎樣？說是W先生於退課之後，確向小蔣說話的，不過說的是「我今天

有點事，你的車子叫阿二早點開來。」

簇新的價值八千五百兩的別克汽車裏，W先生和小蔣同坐着，名義上是W先生替小蔣補習功課去，事實上W先生他每天出入以汽車代步了。

「小蔣真是天之嬌子！」眼紅的朋友羨慕地說。

「誰叫你沒有汽車？」我立刻就問。

2 公程式的一課

星期二下午第三課，上公程式的當兒，不到三十分鐘，數同學忽然嗤嗤的作聲；哦！原來坐在教室門口的一位女同學，把書收拾了，也不告別教員而去了。

在上課時間內，不告別教員而去，本來是尋常的事情，而在女同學却不能與男同學同日而語，似乎值得我們的注意。不一分鐘，一女同學又這樣去了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許多男同學當然不明白；嗤嗤的作聲，比第一人更加厲害些。嗤笑

的聲音，還未停止，第三個女同學，復從門口裏去了。那時男同學的心理，却漸漸的浮躁了，不約而同的嗤！嗤！嚇得這位女同學飛也似的去了。

一連去了三位女同學，教員因特別優待女同學，所以也不去追問她們，尤其是我們的公程式教員，性情和藹的不去干涉她們，那末男同學嗤嗤的聲音，當然也不在禁止之列。

還有坐在裏面的二位女同學，因離門口較遠，出去的時候，當然要經過教員的面前，經過教員的面前，而不告訴教員，自己倒有些難爲情，又加以男同學的嗤笑，告訴則女同學慣於害羞，實屬兩難；可是眼看三位女同學的出去，已三四分鐘了，這二位女同學，似乎頓現焦急的樣子，寫了一張紙條，遞給教員，教員接了，把頭輕輕的一點，那二位女同學，就很害羞而喜歡似的垂頭去了。哦！輕輕的一點，原來表示允許她們出去的意思。出去的當兒，男同學便照舊的送幾聲嗤，嗤！

女同學既然完全出去了，許多男同學，便爭先恐後的搶視女同學遞給公文程式教員的紙條，伸着頸子，你問我，我問你，秩序頓亂；教員因迎合多數同學的心理，也就退課了。

看！看！一陣的喊聲，女同學寫的是什麼字啊？很簡單的寫着「因要事請早退」，六字。這六字却成了男同學一夕談話和猜度。

3 英文課

「噓……」一陣散漫却帶着威脅的上課鐘聲，驅我們進了教室，這是午後第一課，而且又是不很有趣味的英文，所以誰也覺得懶懶的，有些不高興。

先生進來了！他劃好點名簿後，就翻開讀本，頭頸一伸，胸微微一挺，顯然的，他是在勉力振作起來，開始講讀他自己也不很喜歡的功課。

起初，先生的聲音是很清朗的，後來，聽去愈弄愈低，變成斷續的懶懶的催眠的調子。不知還是我們自己的耳朵在作怪，或是他的聲音真的變了。一陣暖風

，酥酥地從窗外吹來，也帶着睡意，於是我們面前書上的字，漸漸浮動起來，而先生的聲音竟至模糊了；睡魔從四面逼來，克服了這教室，有幾個同學，不知不覺眼皮漸漸合上，用手支撐着頭；有的已支持不住，伏在書桌上了。

在這種夢的狀態之下，我們忘了在什麼地方，先生責備也好，良心自責也好，一切都顧不得了。實在的，在這時，根本沒有思想的餘暇。並不知自己是在睡着了一而且，飯後這一時，本不宜於讀書，而宜於小睡的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睡着了。這情形恰和夜裏睡時相反，夜裏往往我們絲毫不覺得倦時，討厭的睡鐘，就硬催我們去睡，睡在牀上，儘管唸着睡呵，睡呵！却總是睡不着。

在睡魔支配中，忽然似乎聽見一聲咳嗽，後來又是一個很響的聲音，把我們不穩定的夢驚醒了！這聲音是說：「我來問你們。」接着：「李珍，你把這一句分析出來！」我們不由的微張被驚擾而含怨的眼睛，茫茫然抬起頭來，以為總要與先生嚴厲的目光遇着了；然而不然，他的目光，滿含着憐憫與妬羨，似乎在說

：「你們倒寫意！」

這時，李珍已慢慢地站起來，遲疑了一會，喉中「唔」的一聲，坐在旁邊的一位同學，立刻知道了她的困難是在不知問的那一句，便用簡接的方法問道：「先生！這句請再講一遍，意思不大明白。」這樣，先生一講，李珍就立刻迅速的分析出來了。

又講了一段後，先生以和婉的聲音，說：「今天少上些罷，天氣使你們這樣沒有精神，但請你們在課後多看看！……」分明的，這是他對於方才的騷擾，表示道歉的意思。

下課鐘一響，先生便很快的走出了教室，好像久困重圍，才得脫身一樣。

4 大胖子的速寫

學校裏發出了許多黃色的信封，她們都整頓了衣箱，書篋，陸續的趕了來，這麼來是匆匆，去時急急，究竟爲了什麼一回事？

差不多冷落二個月的江灣路，這時又熱鬧了，汽車的馳過，灰塵在鼓搖，車夫的飛跑，似乎在競賽取奪錦標；窸窣的高跟鞋，逐去了跳躍的小麻雀，清脆的嬌笑，驚醒了滯行的火車，一切都精神了，一切更美麗了！

嶄新的三層樓，砌着黃方磚，塗着白粉牆，光漆的凳子一排排坐了很多的小姐，在這個開始期中，又有多少陌生的臉踴進來，踴進我們的教室來。她們是那樣的呆板，我們是油滑的玩皮，鄔先生指手劃腳的講着，什麼夏娃，什麼亞當，聽見厭煩了！除了她們，誰也不去注意他，看書的看書，寫信的寫信，所以這時也十分的寂靜。

「看！」靜右手拿鉛筆，左手遞過一張紙來。

回顧了先生一眼，抿着嘴笑。

「喂，看呀！」霞高興地將紙又遞給了別人，手裏的小說塞進了抽屜；咄咄地，忽然發出了很響的哈哈，先生轉過了身子，祇嚷着「靜些！靜些！」我們還

自管自的笑着，笑得他和她們莫明其妙。

鈴聲來了，他還嚷着：「靜些！靜些！」一面又拿着手帕擦，擦得鼻子紅紅地走了出去。

「討厭的禿頭！他以為我們笑他呢。」羣說着，隨手將那張大胖子的速寫，塞進了字紙籠裏。

5 春天到了

凜冽的寒風被和暖的陽光吞噬了，衰脫而蕭條的景象，被一陣春風吹得活躍起來了。看吧！粉紅的桃花在河裏浮動，嫩綠的柳枝搖曳在晚風前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使人感到格外地舒適。這明顯地告訴我們，是春天了！

春天，是多麼使人迷戀的季候喲！少女的肉香托微風散遍大地，酥胸凸得高高的，嘴唇塗得血紅的；澎湃的波濤在烏黑的髮間湧起。在漂亮的少年面前，總是異樣的嫩嬌和嫵媚！這，無疑地，春之力結與青年男女是太大了。

洋教員，——法蘭西出品——穿起新做的西裝，笑迷迷的跨上講台。而台下的密司們還是格格地笑個不住。爲什麼這樣的有味？爲什麼這樣的有趣？爲什麼這樣的痴笑？爲什麼……我們摸不着頭腦。究竟是W博士的頭腦比人家敏捷，他喊了：

「春天到了！」

「哦！哦！是的。原來……」

整個兒的課堂充滿了狂笑，但隱約漏出了一二聲密司們的怨語。

「討厭的！笑一笑，便罵人是春天了。難道一到了春天，便閉起嘴巴不能笑？……」

「男子說話真太粗暴，太不客氣了！在大衆前面竟會罵起人來，可恨的，賊腔！……」

「春天到了。」我實在找不出原由來證明密司們的憤恨，後來汪博士向我說

來這裏有二年的辰光，我雖然不能完全認識同學，但上過我的課的同學，大概總可以認得他們的人，而且能夠叫出他的名。你們少數同學竟發明代到的方策了！這不但欺騙了教師，學校，而且欺騙了你們自己！你們替人代到當然和我無關，不過學校裏之所以要點名，無非爲了考查學生的平時成績；並且到了的人，應當在課堂內聽課，你們雖代他們到了，却不能拿他們的耳朵來代聽，不能拿他們的眼睛來代看，不能拿……」

人家都聽得神往，實在的，這位先生的譬喻確實使人感到滑稽而有興味。我這時候，忽然想起了三到主義：「開會不到」，「吃飯早到」，「上課遲到」，現在應該添上了「點名代到」所謂四到主義者也。

7 一首五言新體詩

我們以後的生涯，是「吃粉灰」的生涯。可是對於這種生涯，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，這是嘗試的和有經驗的告訴我們的，所以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生涯的

工具加緊努力去培植。同抱這種概念的我們，對於無知的黑板，怎樣不爲我們蹂躪摧殘？黑板上的粉筆字句塗得密密層層，微露牠的腐肉。有時把牠漆黑的衣服，頓時更易漂白似的雪衣，視力薄弱的同學，或許疑爲換了水白板的模樣。

那天，我剛踏進教室，那光顧黑板的全級同學，都不在牠旁邊胡亂的亂塗亂擦，只見那黑板中間顯露牠真相的一處，襯現着幾行詩句。寫道：

錄李白五言新體詩一首——

請人吃夜飯，

伴客跳舞場；

身任訓育責，

運動選舉人；

物醜其尤極！

×賊豈可容？

密談——運動選舉——醜，殺！

這幾行詩，糊糊朦朧映入眼簾；我那一顆脆弱的心靈，猶豫猜疑！畢竟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。可是一般同學，嘻嘻哈哈的對着這首新詩，好像猜中了譏諷着誰而得意似的，我想問那嘻笑的旁席同學，可恨那上課的鈴聲很緊張的報警上課，同時，那位同學也出去了。

鈴聲後五分鐘，教師不來授課，學生可自由散課；這是我校因循上課的規程。時間容易，大好的光陰過了四分多鐘，平時素負我們表率而不誤時的訓育主任的蹤影尙沒有到臨，無機敬聆他××主義的學問，因此一般愛光陰的同學說：「遲上一分鐘，全班便要犧牲一課，現在將近五分鐘，我們整個的損失了五課的教益；試問每天平均有七課，那末，今日的課程，已向七分之五的死路上葬去，好不可嘆！」

有的不滿意他的教授的說：

「他既不能對於黨義深切的了解，又操難聽的江北語，所以講起來，非但沒精打彩毫無系統，並且聽了要令人作三日嘔！倒不如希望他不要來罷。」

有的提議散課，這樣一來，同學們向外跑掉；有的仍坐着期待的期待，有的並坐竊竊耳語的耳語，有的談到得意而拍手的拍手，異常熱鬧，須臾那已向外走心想逃課的幾位同學，止其進程而爭先恐後絡繹不絕的還向教室，一時皮鞋底觸在樓板，「習個，習個；」和唇齒相發的「來了，來了！」相和酬答；教室裏的喧擾雜音，漸漸沉靜了。

不久，果然他——某主任，帶着勉强的笑容，和灰白的臉兒，很快的走進教室。我們個個站起來彎着九十度的腰，恭敬的向他致禮。可是他微微的點了頭，就開始點名了。

「你們黑板上不應該胡書亂塗……」某主任帶着不滿意的對我們說。

「這樣的胡書亂寫，是培植我們後日生涯的唯一條件，你忘掉我們的求學本

意嗎？」章君無意的爭理與論。

「啞，這幾行新詩，你寫的嗎？」主任沉臉向章君詰問。

「不，不！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還說不知道，快說出！」

「你還不認咎，無恥醜類！我平日對於諸位，是很佩服！并且許替你們運動到中央大學去高造；對於你們，可謂仁至義盡。你這害羣之馬請出去，不准再上我的課！」

「你真錯了，大錯而特錯了！你要我出去也好，留在此地也好，任憑你的權威罷。不過我是弱者，希望不要凌弱！」

「你真蠻極了，倒說我凌弱，滾出去，滾出去！」

這時主任正在咬牙切齒，聲勢洶洶地向章君示威的當兒，站立起一個含有滑稽口氣的仇君說：

「不要錯認人家，冤枉弱者！這首新詩，有什麼關係？偏要追求。現在直言告你：撰者是唐時詩仙李白，書者是近時偷生小子。」

「有什麼用意？請說出！」他仍執拗的向仇君反問。

「沒有什麼用意。要追究命意，請問詩仙罷！」仇君笑嘻嘻的對答。

那時，有幾個愛好光陰的書獃子，實在不能再緘默下去。萬君冒險果敢的說

：「這個問題，或許是個人的問題，不應該放在我們正課時間裏討論，請勿再虛辯！靡費我們的一去不復返的光陰。請注意！」

這種請求，在客觀的眼光看來，當然應有的反應，可是，這首新詩的嗤笑，的確刺戟得主任十二萬分的難忍！如何如好把這種刺戟變為隱默；怎樣不使主任怒恨恨的說；

「你頑皮真夠了，請說出命意！」

「你可體會，不然，請問詩仙罷。」

「頑皮，不可教誨的蠻子！快出去！……」

「如果，要我說出的話，是很難爲情的！尤其是衆人知道，所以我不說了。」

那麼一來，他——某主任，立刻耳紅毛聳，鉄板板的腮頰，蒼白間無血色的臉兒，戰慄般的勉強說：

「有什麼難爲情？總要你說出理由。否者，請校長除名，後悔莫及！」

「爲公義而犧牲，那也不打緊。不過……」

「擾亂課堂，藐視師長。」他只說了這幾句，便嗚嗚咽咽的退出教室了。

「塗黑板的事，使他恨恨以去，難道他究竟有什麼力量遮滿了他的理智，而暴露這種情急萬分之怪現象。」至今我們忐忑的在方寸間憶想着。

「Mr. 陳，今天放假了，Excuse 一課罷！」多言的開一見陳先生上課就這樣說。本來今天向例是放假的，但不知什麼緣故，佈告箱中並未見有關於放假的告示，學生們沒有胆量叫主任放假，所以祇好退一步向馬虎的教員進攻了。

「不，不。」陳先生搖着頭說。

「啊，馬馬虎虎罷！橫豎我們心不在這裏的。」開又要求着說。

「Excuse 一課有什麼意思？不如我們說個趣話罷！」

「好，好。說完要 Excuse 的。」開說。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……誰能續全首？」陳先生滿面春風的說着。

「陳先生，我續一句。」環說。但是陳先生祇是搖着頭，擺着手，不做聲。

「我續兩句，好不好？」禮以為陳先生不答話是好的，所以像逼先生答話的

說着。

但陳先生仍然不做聲，因為他的目的是在乎全首。一兩句是沒有多大意義的

後來克舉手了，但是陳先生沒有注意到他，所以沒有和他招呼，他祇好放下手了。

「誰能寫全首？」

「喂，快舉手，先生叫人出去寫呢。」

禮向克說，但克不舉手，他急了！他直接指着克向先生：「他懂，他懂！」

他又向克說：「喂，快寫呀！寫完了要 *Wrote* 的。」

克在黑板寫了，大概是爲着 *Wrote* 那個字的魔力底緣故吧。

陳先生看黑板續寫着一首詩，詩的字是這樣的：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

「誰人能標點？」

「我知道！」思說。

「我道，我知道。」綽號奇男子的丁急急地說。他不願先生允許那一個了，便搶着去標點，思讓了他。

「畸，畸畸！」同學們見他搶出去標點，太無禮了。而且他的標點對於詩的方面像不大適合的，所以都帶譏諷的揶揄他。

「對的，他標點的是一首詞呀。」陳先生說。

課室中忽然沉靜了幾秒鐘，但不多時 Excuse 的空氣又充滿了課室，他們又要向先生進攻了。

「啊，寫又寫好了，標點又標點好了；不 Excuse 還待何時？」思說。

「不，不！」

「你上學期沒有 Excuse 過，今天 Excuse 罷！算是你請客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達說。」

「哈，哈！你們還沒有請我客，倒要我請你們來。哈，哈！真是一代不如一

代了。從前做弟子，是要有酒食先生饌的！哈，哈。」陳先生笑到不可仰了，同學們也搗亂式的跟着陳先生大笑；他們知道當這樣的情形時，他們這樣笑，雖然有些不合，但先生決不會嚴辭厲色的對待他們的。

開許久沒有說話了，這個時候，他的舌頭早跳躍着要下動員令了，他帶着頑皮口氣地說：

「唔，陳先生，聽說廚房的豬油包子味道還不錯呢！好，讓我們現在去定包子罷。」他像衝鋒似的向門口跑，近着門的同學們也衝出門去了。但是，陳先生急急地阻止將衝出而未衝出的同學們，他不知說什麼才好，他急起來祇有雙手在胸前很快地左右擺動，面孔像怒而非怒，似笑而非笑的，他用手阻止了他們，不讓他們出外面去。未出門口的同學，因為被陳先生阻着，而且這樣做法，先生一發怒是不得了的，所以他們都像打敗的兵士一樣的向後退了。

陳先生見他們坐定了，才說：

「唔，聽着！」

「唔，聽着。」同學們跟着陳先生說。因為陳先生的「聽着」是含有特殊的音調，和意味。但是陳先生不顧他們，接着說：

「今天講朱光潛的談動。」

「先生，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；但是當我們還沒有領略到色是什麼東西的時候，我們怎能夠曉得空是什麼呢？所以在未談動之前，我們應該 Excuse 一課，讓我們實驗動是什麼東西之後，再談理倫的動罷。」綽號文學家的維這樣說。

「唔，對呀，對呀！」大家像助威似的喊着。

「不，不！現在是不能 Excuse 課的，因為……」

當陳先生還沒有說完話時，大家都喊着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他們起首作第二次的衝鋒了。

最近門的達起來開門了，他們像早已預備好的一齊衝出去，等到陳先生想

阻止的時候，已是來不及了！因爲人已走去大半了。陳先生祇好微笑，搖搖頭，拿了活頁文選，戴起已經變了樣子的呢帽，和還未出去的同學說着笑，慢慢地走出教室門口。

9 經濟學的一班

論理學班，教授在講着概念分類和內含特性，一位學生僧皮的說：「男人這概念的特性恐怕尙是侮辱女性。」坐在前幾排的女同學們微微的紅了臉，接着是男同學們一陣的狂笑。似乎有心在證實着這句名言。

至少，學校裏的情形是如此。現在，我記起了一個故事：是經濟學的一班，教授還沒有來，一位頭髮梳得光光可以鑑人的男同學，走向座在第二排的一位密司的旁邊。立刻，他殷勤的向那位注視着漆黑的黑板的密司說：

「密司×，是浙江人吧？我倆是同鄉。」

她沒有作聲，除了眼睛望他一望。

「你大約很寂寞吧？我們可以結交爲朋友。下課去大光明看電影吧？」聲音是意外的響。

「我不認識你，爲什麼這樣放肆無禮？」雖然她勇敢地回答了，終於眼淚流出了眼眶。終於伏在桌上有聲地哭起來。

學生們是哈哈的大笑，正如在看一幕喜劇一樣的得意神情。他是無聊地走出了課室門，臨走還說：

「不結交朋友就是啦，何必哭？」接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。

教授進來了，保守着一個暫時的靜默。

哭聲依稀在冷的空氣裏傳佈出。教授是精彩的在講勞工問題。

10 鬧學

「周先生，校長來的時候，喊我們一聲。」阿楊爲了寫着信怕給校長看見，特地來疏通周先生。

「周先生，校長來的時候，你頂好向我們做一個手勢——摸一摸帽子好不好？」
「文蘊插進來說。」

「不，周先生，你頂好捏一捏鼻子！」禾玉看完了一本文華頭仰起來說。

「唉，不要吵呀！」周先生開口了。

「周先生她們頂會吵了。」狡猾而歡喜討好的阿鳳開口了。

「阿鳳！手給我看。」阿蓉命令式的喊着。

「做什麼？」阿鳳說着將手伸了出來。

「並不白呀，我還以為你是白手呢！」阿蓉神氣活現的看了一看說。

「惡刻車（鬼）」——阿鳳打了阿蓉一下，坐着看小說去了。

.....
那邊屋角裏發出了一陣區區的聲音：

「姑太太.....」

「……」
「……」
那位排球隊裏的健將雨草，坐得覺得厭氣了，偷偷地在地板上拍着乒乓。

「校長來了！」阿庚裝着了一付正經的面孔向大家說。

阿全第一個慌忙地把書放進書桌去，回頭一看，校長沒有來，便過來要想捏阿庚一把，阿庚望旁邊一讓，摔倒了一隻墨水瓶，阿全跑過來的時候，又摔掉了阿雲的一本字典，於是阿庚咒着阿全，阿雲也對着阿全發恨；課堂中一切都是亂的，祇有我們的周先生仍舊靜靜的坐着。

II、侮辱

在前頭我急急要講的，我們是男女同校，所以每天的上課之前，黑板上總寫着形形色色的字樣，大概都關係侮辱女同學方面的，對於密司×似乎寫得格外厲害些，因為她是比較得最風騷的緣故。

一天午後，上第一課之前，黑板上寫着「×××（她的名字）西洋畫，×××丁刮刮，你不要神氣，手槍對付你。」

不一會，鐘，鐘！的上課鐘打了，女同學都一齊進來，見許多同學都對着黑板大笑大喊，那位女同學也輕輕的把頭一抬，看到黑板上寫着她自己的名字，面孔表示很不快樂的樣子，急急的轉身向訓育處報告去了。門口適遇教務長，（因關係坐位的問題來訓話）那位女同學便訴諸教務長，與教務長同進教室，教務長見了，也很不快樂，把這些字樣徐徐的措了，大加訓話，責問男同學……說男女同學，是普通的事，沒有什麼稀奇。況且你們是中等學校最高的一年，更不應該有這種無意識的行爲。……同學們明知錯誤，所以很誠懇的接受訓詞。

後來復有素負盛名研究男女同學心理學的國文教師錢先生，作深切的訓話，第一課是國文）全體同學莫不鼓掌。錢先生說：我們人類異性的愛，是不可泯滅的事，並且是個個人應該具有愛的心，不過所謂愛要純粹的愛，真心的愛，拿

這愛字要蓄藏在心坎中，不可在黑板上寫寫就算愛的表示，這種是侮辱的愛，是愛的破裂，結果反而使求愛的目的失敗。我們要曉得愛是純粹的，向女子求愛，愛者互愛之，不愛者不必再向她求愛，反而使她討厭。同時我們既然得到了愛，不但拿我的愛去愛她，並且還要敬她，敬她就是遵守禮節，敬與愛並重，才是純粹的愛，高尚的愛。反之，是禽獸的愛，野蠻人的愛，古人所謂「敬而愛之，則與畏之。」希各同學牢牢記住。

這樣一來，時間覺得很快，鏗鏘的退課鐘打了，那位女同學當然不肯如此就算了事，還請訓育處追究。這不算是那位女同學的無情，是應該追究的一件事。第二課上了，校役拿着訓育處的紙條，把正副級長叫去詢問，後來又叫了幾位同學，但是結果還不能查出，這是無法可想，只得貼着一張佈告「……………以後再有亂塗黑板，侮辱他人名譽者，一經查出，重懲不貸。……………」

秋風多厲，寒氣襲人，因而「隨手關門」的字條，鮮紅地在一扇一扇的門上，做了應時的點綴品。

爲了開門和關門，愛耍的學生，總是想法鬥一下，樂一樂，榮是最會鬧的一個，而他的鬧法，又是日新月異的無窮。

有時，他把門半開半掩着，在上面，倒放着一隻惜字紙籠，祇要一不留神，推門進來，籠子就會罩在你的頭上，來博他們作耍取樂的一笑。

頑是很文靜的，因此，都叫他頑姑娘，或是頑妹妹。確然，他帶着幾分的女人氣，天天梳髮抹粉；但是，他的天性是喜整潔，愛漂亮的，所以他儼着榮，而譏諷他是懶得像一隻懶豬。

有時，榮也報復他的譏諷。

「扮得漂亮，弄得清潔，才有人歡喜啊！」
或者，當頑忘記把門關住。

「恐怕要軋掉你的尾巴，懶豬！」

因而，大家牢記着，隨手關門；同時，也防備着榮的鬼計。

榮又開了個新法兒，把開門的握手，塗了許多的墨汁，等着魚兒來上鉤，鳥兒來入網。

一會兒，開門進來的，却是禎，禎把門隨手關上，但不知不覺地却染了兩手墨汁，我們不禁地笑了。

「笑什麼？」禎疑惑地問。

「笑你的面上，粉太白了，還有些花紋哩！」刁滑的榮，搶着說。

「今天，並沒有拍過粉……」禎強辯着。其實，他心虛着抹的粉不會調勻，用手在面上拭着，雪白的臉龐上，立刻印着五個黑墨的指印。

「那邊還有……措重些！」榮掩住了笑容，鄭重地指着禎的另一面頰。

禎就聽着他的指揮，在面上亂拭。他的面上，就塗得像吃鬼的鍾馗一般。

我們却笑得合不攏嘴，有的捧着肚子，有的伏在書桌上大笑，笑聲終於引進了A先生的肥大若牛的身軀，A先生見了禎的形狀，也不覺地笑了。

「禎，把臉上的墨跡去揩掉！」A先生命令着。

禎被A先生提醒，向二手一望，也不覺自己好笑起來，一溜烟地跑出教室，笑聲也漸漸地靜了。

「不要胡鬧！」A先生教訓了一句，就隨手關門，把兩手插在洋裝褲袋裏，慢慢地踱着方步的去了，袋口却也染着五個墨的指印。

於是，更其劇烈地闕然大笑了。

13 生理課

每逢上到無興味的功課的時候，總有許多同學講話的講話，胡鬧的胡鬧，簡直不是靜靜的，尤其是上生理課！那位新進來的生理先生，對於學生是十二分的客氣，不十分嚴厲。不，實在是無可奈何吧。因為倘若先生說了：「喂，請靜些

！」那可就有許多不客氣的說話進攻了，直弄得先生沒口分辯，所以每逢上到這生理課不是講話，便是胡鬧，靜聽的人極少，就是那些類乎靜聽的人中却還佔了一半拿小說書代替的。

其中有位毛女士，對於生理先生更厭惡，她在上課的時候，總是拿小說書代替的。她把小說書放在抽屜裏拿抽屜拉開着，身子向後靠在牆上，兩隻眼睛釘在小說書上，桌上放着一本生理書，這樣一來，她便穩穩當當的看了。倘若先生走了過來，她便連忙把抽屜關上，同時還咳着嗽，好似預備開講似的。

這天她的小說書被一個同房間的朋友借去了，恰巧又遇着對她無興味的生理課。她便尋出幾個難題問先生了，這些問題却都是書外的，後來她突然說：

「先生，你講的甚麼？怎麼我們一些也聽不懂。」

「那麼我再講一遍就是了。」先生慢吞吞地說着。

「不，先生。你不應照你的土語講，這樣不清不楚真的要命了，先生你講國

語吧！」

「是的，國語，但我講國語也是這個樣子呢！」

「那麼，我們不懂怎樣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其實他講的話雖不是純粹的國語，但靜靜地聽是很明白的；那位毛女士並非是絕對聽不懂，不過不知怎樣她總是見這先生極恨的。

鐘聲的下課鐘響了，先生匆匆地走出去了，好似跑出了地獄般的。那位毛女士等先生走了以後，她便大聲地說道：「這種先生也配教我們嗎？我們大家去告訴教務長吧，橫豎教務長對於我們這一級是很好的。」

「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！」一位莊女士忙站起來說。

「不，我們告訴他說我們不懂他的話好了，聽不聽是沒有法子的。」毛憤憤地說。

「那麼，誰肯去同教務長講呢？」坐在壁角裏的陸女士很快的接上來說。

14 爲了洗臉的問題

今天下午上國文課時，莫明其妙地，訓育處接二連三不斷的來叫男同學，女同學，這引起全課堂的注意，和驚疑；人人感着不安，空氣也緊張起來，連先生都感到奇異，所以放下課本，很嚴肅的問同學們：

「你們這課堂出了什麼事情，訓育處這樣接二連三來叫你們？」

大家同聲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你們自己課堂的事會不知道的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，訓育處會來叫你們麼？別人或者不知道，叫去的人總知道的吧。」

但大家都默默無言，被叫訓育處去過的同學也說：「沒有什麼事。」

「哼！」先生沒有辦法，祇好說「下次你們自己留意點，要守規則，守紀律，不要再被訓育處在上課時來叫你們，尤其是上我的課！下次再來叫，我是不許

你們出去的。但查出有犯規的，也是要受嚴厲的處分。」

在這含有神祕性的緊張空氣之中，不知不覺一點鐘過去了；一打下課鐘，課堂就擾亂起來，大家都問到訓育處去的同學，爲什麼事吃大菜。

我這時聽見「吃大菜」三字，不懂是什麼意義，就問旁邊一位同學什麼叫「吃大菜」。

他說：「你連吃大菜都不懂嗎？」

我說：「不懂。」

他說：「吃大菜就是到訓育處去啊！」

哦，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同時被好奇心所驅使，急急想知道他們爲什麼吃大菜，所以也加入他們的團體，去打聽這是什麼一回事。

打聽的結果還是使我不很明白，但知大概是爲男女同學的事。（昨天下午發生的）這更引起了我的趣味，我一定要去打聽明白。

我就跑到宿舍裏去找娟，因為她也是一份子，一定很明瞭這回事的。

娟似乎氣憤憤地站在窗前，我拉住她，要她告訴我這回事。

她說：「你難道不知道麼？要來問我。」

我說：「不知道呀，因為昨天下午我請假，沒有來上課，所以一點也不知道。」

她說：「哦，是的，昨天下午你不在課堂。啊，冰！昨天我們氣死了，馨氣得在課堂裏哭。」

我愕然問：「爲什麼要哭，在課堂裏哭，我想男同學一定要笑我們的，女子只會哭。有什麼事同他辦交涉就是，何必要在課堂裏哭呢？」

娟說：「這次的事，太使她難堪了，難怪她要氣得哭，我都氣的要死；男同學侮蔑我們女同學的尊嚴人格，而且不祇這次，以前也常常受他們的欺侮，你總知道的。這次起先雖是馨不好，但他們也太欺侮我們了，不給他們一次警戒，下

次更要被他們輕視了。

「事情起因是這樣的——昨天下午下了第二課倫理時，我同馨英幾個人，在說笑，剛剛一位外路同學走過馨身邊，碰了馨一下，她見這位同學面孔，就笑着同我說：這人多懶，恐怕今天臉多沒有洗呢。」

「那知被他聽見了，說：是呀，我今天臉都不會洗，我又不要人家來愛我，不像你們女同學漂亮，一天洗幾十次臉，塗幾百次白粉，胭脂，多漂亮……：……還有種種不堪入耳的說話，我聽不過去，才說：你談話留神點，不要瞎說八道，任意侮蔑人！馨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旁的同學（平時馨不很理他們的）又趁此機會來報仇，幾面夾攻，我只好叫馨不要去理他們，就拉她出課堂，她氣的說：不願再在此讀了，受這野蠻同學的氣。」

「上第三課文字學時，我先進課堂，馨後進來，她一進課堂，男同學口裏就吹出一種怪聲，並在黑板上她書桌上寫着侮蔑她人格的話，於是她氣得哭了，我

們也代她氣不過，他們這種行爲，不僅是侮蔑她一人，可說是連我們大家都侮蔑了，所以我們再不同他們客氣，就大家跑到訓育處去，問訓育先生：我們是來求學的呢？還是來給男同學開玩笑欺侮的？並叫他自己到課堂去看黑板上同桌上的字，是不是女同學是應當給男同學開玩笑的……：

「訓育處見了這種課堂擾亂的形狀，也很氣，說要調查一下，查出是那幾個人幹的，一定要重重處罰；今天來叫去的同學，有的是有嫌疑，有的是叫去問問。」

「這次吃大菜的結果，有幾位男同學記了一個大過，女同學被教訓了幾句，說在課堂裏不要同男同學多說話，不要去笑他們，這次的事你們也有不是處的。」

聽了娟的話，我才明白這次風波的細底；但是我却想不到這事件的導火線，原來祇是一個洗臉的問題。

15 蝴蝶滿堂飛

在某一個下午，離開暑假差不多只有兩三個星期了，天氣是怪熱的，但離開第二課只有十多分鐘了！所以一個個同學都挾了書本走進課堂。

課堂裏的窗門都關得緊緊的，大家都覺得很奇怪，經過了幾個預先到課室的同學的一番解釋，和課堂裏置放標本櫥內小生物被大家看見後，每個都靜待着這一幕喜劇的演出，連教室中悶熱的空氣都不顧了。

上課鐘噹噹的響了，我們的國文先生也慢慢地踱了進來。哈哈的笑聲充溢了全課室，原來標本櫥上的玻璃門已用一把洋刀撐住，裏面不住地飛出一隻隻的黃色小蝴蝶，一會兒的功夫飛出了幾十隻，都在窗門上向玻璃撞着找牠們的出路。

窗外擠着沒課的同學，都在參觀這幕滑稽戲。

「好玩得很，一隻隻的飛出來。」

「真的很有趣！」

「你們這種算甚麼事？」浦東先生終於說話了。

沒有法子，大家把窗子打開，所有的蝴蝶都漸漸地飛了出去。幾位熱心同學費了半個多鐘頭所捉着的蝴蝶，到這時又逍遙自在地恢復牠們的自由了！

「免費看蝴蝶女士們表演，眼福真不錯呀！」C 玩皮的同隔座的屠說。

「可惜蝴蝶被關得太久了，不然飛起來還要好看哩！」這是屠的回答。

「今天教××××……」浦東先生在講了！這樣，一幕蝴蝶滿堂飛的喜劇，便閉幕了。

16 不速之客

某大學因為學期快要結束了，所以夜間還在補課，教授既還有心來補課，當學生的也似乎難為情不去上課；於是××大學夜來也就儼如白日；大概是日間上課太上慣了吧，學生們倒不以上夜課是如何枯燥的事，既是補課，而又是夜間，那是來得更寫意了。

教授儘管講得起勁，學生們像躺在沙發上的情態，有的歪着頭在紙簿上劃着，那都是大同小異的速寫人像，譬如替孫總理速寫過後，然後又替孫夫人慶齡女士在旁邊加寫一個；有些覺得這種速寫太平凡了，不如替眼前幾位摩登密司費點神，或者是描摹一位狀貌特殊的男同學；有些覺得還是喁喁細語的好；有些便漫意擲丟紙團；夜來原是休息的時候，所以偷着讀小說的，却不像日間的多了。

「咚咚咚！」課堂門在斷續地響。

「誰？」教授放下課本，兩眼漂視着課堂門說。於是響聲停止了，然而課堂裏却呈現着不安了。

「咚咚咚！」又在響了，教授下了台，把門一開，發現一個短衫朋友，站在門口。

「幹什麼？」教授問。

「找念少爺，楊家小姐叫阿拉拉車子來接，還是下半日四點半鐘就來了，此

刻快九點鐘了，勿知念少爺今晚阿去跳舞……」

「嗶！」教授噙了一聲，轉身把門帶關，課堂裏忽然起了哄然的笑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其中××同學的臉色最難看，一陣紅，一陣白，神相顯得十分地不安。

話說那短衫朋友是××跳舞場舞女楊家小姐的包車夫，這次可真觸了霉頭，因為他拉楊家小姐的包車，總是從家裏把小姐拉到跳舞場，然後再到××大旅社或是××飯店去接拉××老爺或是××少爺，那是很便當的事情，事前小姐已用電話通知，或是旅館裏的茶房老早先打來了電話，只要車子一去，馬上有胖胖的一個人拉轉來。他從不會到大學裏去拉過什麼人，所以他把車子拉到××大學門口，頗覺有些茫然。

然而茫然儘管茫然，車子豈可空回？於是他便去問門房，門房說什麼念少爺是找不到的，起碼要有姓，於是他說了姓王。門房又說要有名字，於是他搔了搔

頭，歪着嘴說：「名字倒勿曉得！」門房將他很視了一眼，照拂旁的事情去了，於是他更覺得茫然，然而他的使命並沒有達到，雖是茫然，也還要另想方法，車子豈可空回？

時間已是八點多鐘了，不但自己的肚皮有些餓，小姐在舞場裏更不知是如何的焦灼！於是他想到辦公處去探問探問，却也覺得沒有多少把握，但爲了車子豈可空回，那又不得不去，他剛踏上辦公處的石階，適巧遇着似乎面熟的××校役說：「辦公處有些不便去。是不是，我高高的那姓王的念少爺？在那裏上課。來，來！我領你去。」車夫的心忽然輕鬆了許多，覺得責任有些着落了；小姐的「豬糞」的罵罰或者可以避免。

只是念少爺未免有些不顧人情，縱不爲在課堂門外呆立着的車夫着急，也該想楊家小姐眼巴巴地在舞場裏的盼望。

臉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許多同學的眼睛，都釘住着××同學，使他未免有些

躊躇！「早退課堂去，下了課才去呢？」

17 字紙籠

在從前，任憑你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看吧，校內大路上，樹林子裏，竹籬中，茅亭內，都可以看到哥兒和小姐們談着，笑着，講着甜甜蜜蜜的話，吃着甜甜蜜蜜的糖；並肩坐着的有，手挽手兒走着的也有，早晨有，晚上更有，這些，我們不去說它，他們和她們在你愛我，我更愛你。就說自流井的水塔底下和旗杆下四週的石級上吧，也不斷的有同學坐在那裏胡講。A 一面剝着花生，B 用力在吸他的香烟屁股；有的看小說，有的唱璇宮豔史裏的英文歌，有的哼廣東調。更有味兒的是我們班裏的學究，一個人冷清清地坐在荒僻的草坪上在讀古文。現在，天冷了，一切的一切都被西北風捲走了，於是「字紙籠」的把戲又出現在我們的眼前。

這「字紙籠」說也奇怪，牠在夏末秋初還沒有，就因為是西北風那樣的賤腐欲裂，牠纔應運而生；並且都生在小姐們的身上，假使她摩登和家境殷實一些，

那末少不得要帶着兩個「字紙籠」——大衣或拉毛短大衣上的兩個口袋。

怎麼會起了這個名兒？有來由的：

密司張雖不能算我們的皇后，但是她那副面龐，着實幽靜而富於情感；更何況她是長於文學和演講呢？她最惹人注目的，便是她的明眸皓齒，和逗人的睨視，可是，她雖愛睨視，却又寓着極端的莊嚴，愈莊嚴，愈顯得她值得羨慕！愈睨視，愈顯得她可愛！可是，大家祇有私心裏愛她，在愛的途徑上，不容發動一點，別說如何進展了。

天冷了，她早就穿起拉毛短大衣，哥兒們正苦無法可施，恰恰她大衣上兩個口袋天天張着大嘴，似乎等東西吃一般，有位廣東同學阿梁，他和她常時靠近着坐位，於是寫許多小紙條向她口袋裏拋去，有時像投壺，有時像扒兒手一般偷偷摸摸的，說也好玩，我們的政治學教授似已瞥見一眼，密司張却絲毫不知。

下了課，又上課了，密司張又跑進來了，不知到袋裏去摸什麼，一摸摸到了

好幾個紙團，却把牠抓了出來，漲紅了臉，當看了一條還不完時恨着咕嚕道：

「誰這麼無聊呀？拿我的口袋當字紙籠嗎？」

同時，密司李，密司陸……：……好幾位同學，也都從大衣袋裏摸到了幾個小紙團，男同學笑得東倒西歪，女同學怒氣冲天。

結果，大家都忘了要上課一般，好在正巧臨時布告教員因事告假，妙極！妙極！這笑聲便由教室裏帶到教室外面去了。

18 亂稻草與愛的鏡子

英文教師忽忽地跨進教室來，一面氣喘喘地揩着額上的汗，兩只骨流流的眼睛，跼促地往四方一瞧，那種情狀也真使人可憐他呢。

「喔，先生，好早呀！上課已十分鐘咧。」張女士顯出譏諷的狀態對先生說。

「呀，上課已十分鐘了嗎？不，時候好像還早呢。」先生一面看着錶，一面驚奇地說。

「那麼，何不在府上再坐一會休息休息！」張女士冷冷地說。

「哈，先生，你的錶或許在睡覺呢！」鈴笑嘻嘻地望着先生說。

「哦，是了；我的錶走慢咧。」先生慢慢的說。

「原來你的錶慢咧，但是到了上課時，總不見得因你沒有來而不敲鐘，等妳來了敲鐘總不見得。」張女士露着卑視的形狀，恨恨地對先生說。

「先生，你點名吧！」鈴對於張女士的話，好似有些不耐煩了，她恨恨地望了張女士一眼，便對先生說着。

先生就慢慢地把點名冊放下，便點名了。他的狀貌是無可奈何的。

在點名時，鈴輕輕地對同坐的娟說道：「也沒這樣的，先生遲到了幾分鐘，她就如此無禮對着先生，真的先生也太善了！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喂，你看呀！她在對先生做鬼臉呢。」

我聽了，不覺迅速地把頭回轉去望她一眼，只見張女士迷着眼睛，張大着嘴

兒，一個舌頭在左一擺右一擺地急急的搖着。

這時，先生在教書了，靜默得很。

「不懂，不懂！不懂你在說些什麼。」張女士立時衝破了寂靜，胡鬧般的喊了起來，也不聽先生爲了她重講的一段，她祇管同她坐在一角的同學談笑。

「喂，你們瞧先生的一件袍子呀！這麼大而長，哈哈！他不是像一隻大燈籠嗎？」珍開始批評先生了。

「不，倒像戲台上的小丑呢！」芬跟着她說。

「他的臉我最恨了，好似一個哭鬼！那張嘴一動一動的好似老太婆；那些頭髮也不梳梳光，你們看不像一把爛稻草嗎？」

「我最恨他的惹人厭的聲音，國語不像國語，土語不像土語，聽得連人飯也要吐出來咧，你聽呀！」「則夠」「則夠」不知他爲何要這樣讀，難道讀「這個」不可以嗎？」瑞輕輕地說着。

「呀，怎麼，先生你講得這般快。」張女士現着驚奇的樣子說。

「並不快，或許你不在聽呢。」先生說。

「你怎知我不在聽，我明明聽着呢。」張女士氣憤憤地說。

「那麼我問你，我講到什麼地方？」先生說。

「你在講書，爲何要問我，難道你忘記了講到那裏嗎？」張女士紅着臉說。

「噓，噓，噓，好容易一課散了，先生急急忙忙的跑出了教室，好似逃出了地

獄一般。

* * * * *

接下來一課是政治學，上課了許久却還不見先生來，同學們便胡鬧起來了；忽然一陣亮亮的皮鞋聲在走廊裏敲動起來了，一會教室的門開了，政治學先生穿着一套簇新的西裝，頭上戴着一頂呢帽，手裏提着一只大黑皮包，那隻肩胛欣了起來，好似挑着一付担似的，走了進來。

張女士又開始對先生說了，：「呀，先生，今天怎麼遲到了！我們等了許久時候了，差不多有一刻了呢。」

「呀，不，還早呢。」先生望着張女士慢慢地說。

「是，還早，恐怕還沒上課呢！」

「噢，先生，沒上課爲何走到教室裏來？……散課的時候也將到咧！」

「喔，你們別多煩咧！這樣胡鬧算什麼道理呢？」張女士突然打破了她們的話頭，正正經經地說着。

這一課真靜，沒有一個人在胡鬧；張女士靜靜地望着先生發光的頭髮，臉上露着笑容，在靜默中可聽到張女士那只角裏的談話聲。

「先生的頭髮真光，不知他塗了什麼；還有些香呢！你們嗅得出嗎？」張女士望着先生的臉一面說着。

「我倒嗅不出，你的嗅覺可算靈敏極啦！」慧冷冷地說。

「他的這套西裝真好看，和英文先生的那件長袍相比一下，真是天錯地遠了

」——張女士又說了。

「喂，張，你有些……你大約愛他了！」慧開玩笑般的對張說着。

「呸，不要瞎說！」張女士紅着臉說。

「喂，張，他的臉真漂亮；瞧呀！爲何不瞧？」雲對張笑說着。

「呀，他的頭髮真香呀！光而且發亮，可把你的臉從他的頭髮上反照出來呢

，倒是你的一面愛的鏡子呢！」在靜默中的娟，現出輕視的狀貌，譏諷般的說着

二 考試生活寫真

I 考試的祕密（一）

在學校出身的人，考試是必經的關口，入學有入學試驗，月有月考，季有季考，還有臨時考，小考，大考，各色各樣的考，因此，要應付各種難關，一般抱讀書不忘嬉樂，讀書不忘戀愛的同學們，鉤心鬥角，匠心設計，瞞過先生，騙得分數，學分，可以升級，畢業，交代父母。

舞弊的法門，所謂「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。」總括一下，少不了下列幾種：

調虎離山 先生監視離兒，但是防不勝防，譬如甲乙兩人勾通，甲故意向教員要求解釋試題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乙便乘此東抄西看，或者繙書抄夾帶，大施技能。

分工合作 事先向同坐前後左右的同學，互相約定，某課第幾章歸甲負責，某章歸乙負責，工作派定，各人在防區內，努力戒備，加緊開夜車，如故試題在甲的地盤裏，甲就派司其他同學，在乙的地盤，照樣辦理。

放哨 試題分發了，馬上派司一份在試場外等候着的同學，他接到了，請高年級的同學做，答案做好了，做一個團子，看看教員不注意，使一個眼色，便丟進去；倘使先生看見，可以不去接納，也無把柄可尋。

帽子兩用 遇到考試的時候，常看見幾位同學戴鴨舌帽，因為一方面偷看書時，目光向下，不容易察覺；同時帽子裏，可以做點夾帶，裝做搔頭思索，儘可偷看一切。

夾帶種種 夾帶形形色色，有大有小，有的不過提綱絜領，看了標題，可以連想內容，這些是比較還肯讀書的學生所做；不讀書的同學，抄了蠅頭小字許多，都是不中肯的東西，我從前看見一位同學，他把一張白紙，用針寫字，表面看

來，一點什麼也沒有，可是花的工夫，實在不小，還有想入非非，把夾帶用洋紙寫好，用牛皮筋縛在袴帶上，教員來了，不慌不忙的會自動藏好。

袖子的祕密 袖子最方便，夾帶在袖子裏，是最好的地位。聰明學生把夾帶別在袖口裏，可以細細的看，教員在身邊，用手臂遮住，不會輕易被人發覺。

異想天開 最近×君在N市××女子中學教書，他告訴我新發現的舞弊方法，他說平時上課學生多着旗袍革履，一遇考試，白衣黑裙的裝束不在少數，教室內埋頭走筆，肅靜無聲，原來不少學生，把書放在襟子上抄書，監試巡到，裙子一蓋，便安然無事，好在不便檢視裙衣，女生却討便宜了。

2 考試的祕密(二)

某教授是海上第一客氣的教授，他在考試的時候，祇管自己埋頭看大陸報，不管學生是在做什麼？但是，看見教務長來查察時，他就把報紙塞入大衣袋中，睜着兩眼東張西望，好像防備學生們作弊的樣子。

大多數的同學們對於分數的希望是六十分，啊！真是知足的青年。

幾位運動健將，平日是神氣活現地不喜歡讀書的某君，但是在最近的幾天中，却同他非常親密，送他幾件東西，結成同盟，條件是考試時同坐在一起，未悉爲的是什麼？

考心理學時，某女同學舉頭望黑板，垂頭看白卷，正在皺眉沈思時，忽有一紙團從某男同學處飛至她的地方，她在祕密地展視之下，居然喜氣盈面，文思悠悠而來，啊，好一個神祕的紙團！

3 補考的祕密

S校，在滬上可說是赫赫有名的了！他們對於學生成績不及格的補考辦法是這樣：凡是學生在一學年內有兩種功課不及格的，那麼准予補考，若是超過了兩項，就沒有補考而宣佈留級了！當然的補考而能夠及格，那就得升級，不然，還是要重讀一年書。

學校當局也很體諒學生的，每達到同學剛巧有三項課程不及格的時候，總把成績比較好的一門分數加到了六十分，使他無補考機會，所以幾年歷史上告訴我們，凡是學生留級的，他的功課，一定不及格的在三項以上。

補考的舉行，大概總是在開學後正式上課的前三天，照例每個學生，每有一項課程補考，就得繳納一元半的補考費；補考的結果，大概總是能夠 *Pass* 的。因為在補考的時候，監考並不嚴緊，不過一個向來被同學們視為玩物的教員站在那裏，因此儘可以作弊，什麼代庖也，窗檻中的飛彈也，抄夾帶也，傳考卷也，……種種都是常玩的把戲。就是真的不幸，一旦考得成績仍是不行，那麼還可以在沒有發表公佈以前，到教授該課程的教員那裏去哀求說情，像這學期我所知道的兩個同學關於補考的事情，就是一個好例：

同學C君，他本學期有兩種功課須得補考，可是他對於補考實在認識得太清楚了，所以寫意得很，直等到補考已舉行過後三天才到校，照例沒有請假而未與

補考的須得留級，再不重行補考了。然而他是例外，却反而不受試驗無條件的升級了！呵，原因是教務主任的外甥啊！

F君也是太大意了，總以為補考對於升級是不生問題的，所以在暑假裏儘天都是玩，對於書本子丟在一邊，看都沒有看，然而這次却剛剛不巧，在補考××學的時候恰碰到校長來巡查，以致一切把戲本領，不能使展出來，結果，祇得硬着頭皮，繳了白卷！當然的，這樣的成績，實在太講不過去了，就是F君自己也知道。最後爲了升級問題，更不得不矮着身子，老着面皮到教××學的教員那邊哀求去！在教員們的心裏，又何肯斤斤較量的來做難人呢？因爲他的一種課程，而就要累你不得升級，於是也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，把白卷遞還F君，叫他到宿舍裏重行寫滿了繳到教務課去，這樣一來這難關就解決了！

所以S校是無所謂補考，祇能夠有補考的資格，總是會Pass的，不過每課要繳掉一元半的補考費罷了！

4 考試前後

住在上海和鄰近各地的同學，都笑迷迷地回了家；住在校中的同學們，都看電影，和尋樂去了。孤悽悽地一個人，且關上房門，攤開稿紙，提起筆，將大考中所見所聞和經歷的縷縷寫來，以消除大考中的疲乏，他人會到外面尋開心，我就在紙上找快樂。

大考前

考試日程表——大考前三星期，註冊處將考試日程表公佈出來後，衆學生紛紛抄錄，置諸案右。這張表如乎支配了這學期最後幾星期的學生生活。說也奇怪，個個學生無論是用功的或拆爛污的，都依序的工作。

請求範圍——又是洋書，又是二三百頁，又不好記牢，叫學生怎樣記來應考。於是學生爲了自身利益起見，在教堂裏請求先生讓步，摘出幾張「範圍」來。先生想了一想，這個考試苦頭自己是嘗過的，又何必來難這般小後生；並且要考

的太多了，學生反而記不牢，懂不透澈，於是便答應下來。不過要考的全是緊要處所，考了這些部分，即不啻考了全體；但總算是師恩浩蕩了。如果，在教室未得允許，請願的代表自會找上門來，不怕先生不依。

溫習一遍——老張，請先生略述一遍要考的東西，不錯，看他講什麼地方重要，記下來，十拿九穩的。先生講了一大遍，學生滿足了。

開夜車——十一點鐘電燈就關熄，太豈有此理了。沒奈何，只好點起洋燭，在暗澹的燭光下，一行一行的讀下去，可憐的腦筋疲乏得不靈動了，但是還有三十頁沒有完哩！

擠破了圖書館——圖書館又靜，又暖，安放着火爐；宿舍裏是冷清清的，且不免又要閒談，送去大好光陰，雖然在平時是不在乎此的。於是圖書館乃告人滿之患。

苦哉——位子的排列是凌亂的，前後左右都是別班的同學。遇着難題目只好搔首自想，夾帶那個敢看，如狼似虎的眼睛，在周圍不住地轉着。苦也，這問題且做不出。

救命尿——大考不便，乃小便，到小便間從懷中探出預做的綱要和筆記，先望望有否來人，慌慌忙忙地看了，又上場來做答案，救苦救難小便大菩薩！

面部表情展覽會——考場中，有的低着頭，不停地拚命寫，面部表情異常緊張；有的停筆在手，蹙起雙眉，翻瞪雙眼，神情是異常地專致；有的想着了，面部微現笑容，忽的低頭急急地寫；有的想不出來，用左手換右手撐着下顎，呀！怎的想不出來，說時用筆在桌上畫；有的雙手向兩邊上面一伸，打一個呵欠，顯見得是寫得累了，又見得是答得還不錯。考完了，洋洋而出，沒有做完的，只得又趕做下去。

大考後

糟糕——做錯了一個，又錯了一個。寫的時候，問問都答得對；下了考場，同人家一談，不是脫掉一段，就是張冠李帶，大頭配上小頸，管他不及格，再補考，補考怕不及格！怪來怪去，總怪題目出得太難，一個都沒有捉住。

敬還先生與書本——先生教書本，書本被教於先生，以前聽的，考前記的，都一古腦兒回敬了先生與書本。未考時，關在腦中，既考後，頓開金鎖走蛟龍，像天罡地煞樣的都向四處飛了，誰還來管這勞什子呢？

銷差——成績單送到家中快了，成績好，不消說還有獎勵；成績不好，不免要寫信到家，說明這學期的功課真太難，教師又歡喜出瑣屑的題目，非將書燒做灰吞下肚就記不得，所以不及格的人多啦！就是A君，平常別樣總是AB，這次最好也不過是CD，家長看了這信，自然沒話說。學校裏只要得着六十分，天大的事都沒了，畢業文憑不是一樣！學士頭銜那兒有半點兒比別人的差！哈哈，學生對大考的心理如此！

這幾天來，校裏的空氣是緊張極了。

大家都很忙匆匆的，平時靜寂寂的自修室變成異常熱鬧了，有的在讀着英文課本，有的在演着理化練習題；還有的在抄着字小得如蒼蠅腳般的夾帶。晚上，電燈熄了後，還有蠟燭光繼之而起；早上，大約只有四點鐘時，茶房裏便有許多同學伏在一盞十六枝的電燈下用功了；運動場裏冷清清的沒有健兒馳騁了；校園裏也沒有一對對的情侶在談心了；總之，一切都改變了往日的狀態。

在每一課考試前的十分鐘，教室裏的情況，可說是最緊張的了，大多數的同學握着課本讀或看，好像還不願意放棄了這最後的寶貴的十分鐘。不過一小部分的同學，——當然，他們是已有所準備的，——却優哉游哉在低吟着英文情歌，或嚼着花生米。

試時，教室裏是靜悄悄的了，只可聽到嗖嗖筆尖觸紙張聲，和微微的「喂

「第×題 Page 過來！」的聲浪，監試先生的銳利的目光不停的向四週注射，但
是小紙塊却時時仍在傳遞着，待他——監試先生——立起來，走過去時，我們參
戰的英雄們，却早已唱着凱歌了。

試後，勝利者果是笑臉滿面，唱着凱歌；可是失敗者却垂頭喪氣的埋怨着。

「Mr. A. 謝謝你，請到外面去吃些點心罷。」

「Mr. B. 你太自私了！第×題怎麼不 Page 過來？」

這種的聲浪，又在試後的空氣中傳播着。

6 月考

上課鐘已打了半小時，W 教授還沒有來，教室變成了談話所，大家談着笑着，談女人，講電影。這一片喧囂聲一直傳到辦公室的×教務長的耳中，但他不敢來說句話，甚至張望也不張望一下，因為他知道要是一踏進教室，立刻會被同學們責問得啞口無言的，還是「識相點」充耳不聞好。

忽然，有幾個同學發見了W教授，怎麼沒有聽見他的皮鞋聲呢？其實，這樣聲鬧，怎能聽見呢。

談話聲笑聲漸漸的靜下來了，大家摸出康克令，或派克自來水筆，翻開了筆記簿，端正好了像要下筆千言一般的姿勢，同時幾十對眼睛都注視着W教授，好像不認識他，又好像要在他身上找出什麼缺點一般靜悄悄的等着，當然其中也有好幾對眼睛是例外的，注視在別的什麼上。

W教授今天行動似乎緩慢得多了，他慢慢地打開他的黑皮包，慢慢地伸手進去，又慢慢地拿出………

啊！不是書本，也不是講義，是一疊白紙。

啊！又是考試，討厭的考試。

「斷命考試！」一位女同學輕輕的聲音。

「今天月考！」W教授好似別人不懂要考試，特地說明一聲，一面舉起了這

疊白紙，像證明他這話不是騙人的，然後轉背在黑板上寫上試題。

「W先生，前星期剛剛考試，怎麼又要考了？」

「照這裏規定每月月考一次。我們過了快三個月了，只考過一次，所以今天
要考。」

「W先生，你上星期也沒有通知我們一聲，我們都沒有預備，怎樣考呢？」

「不要緊隨便寫寫好了，我本來反對考試的，不過教務處要分數單哩。」W
教授笑嘻嘻地說。

「考不出，我們不考。」

「不考！」

「不考！」

「噯，噯！你們不用着急，隨便寫寫好了，這不算考，算我請你們做篇文章
好了！」因為「不考」的聲浪太大，W教授提高喉嚨說了幾聲「噯噯」但終是笑

嘻嘻地。

「要記分數，不是考嗎？哈哈！」

「哈哈！」

「W先生，我們回去做罷，下星期繳給你。」

「噯！隨便寫寫好了，何必帶回去寫？」

「W先生，時間不早了，還是回去做罷。」

「噯，噯！在課堂隨便寫寫好了，不必帶回去做。」W教授終是笑嘻嘻地說

「那麼，就是明天繳給你好了！」

「噯，噯！隨便寫寫好了。」還是笑嘻嘻地的。

W教授終是走下講台把白紙一張一張分給同學們，前幾排同學有的拒絕收受，但經過了W教授這樣說明：「不論帶回去做，或在課堂裏做，紙終須要的啊！」

」之後方始收下了。

「現在就請諸位寫罷！」剛道畢。

「噹噹……………」下課鐘響了。

「那麼就明天繳罷！」

咯咯的皮鞋聲隨着W教授在教室門口消失而消失了，繼起者是一陣哈哈的大笑，這笑聲代替了同學們的凱旋曲。

7 考國文

吃過午飯之後，快到二點鐘晨光，上課鐘鐺鐺敲了三下。正在球室裏在玩乒乓球的我，聽見敲鐘聲音，連忙放下球板，急急地奔到課室裏去。

我到課室，已經是最後一個了，剛剛放下屁股，蓄有八字鬚鬚，富有木屐兒派氣的C教授好像來步我後塵似的，也站立講台上面了。

C教授把身子打整了一回，就把一只惟一寶藏皮包子解開來，拿出了五十多

張考卷紙，叫善武派領袖楊×分散。他就用訓詞式講演了幾句，離開講台，放出他汽車電燈似的眼睛，實行做巡閱使了。

「討人嫌的國文，我到此時一句還沒有想出，今天恐怕難繳卷了！」綽號跳舞博士陳和璧報大王李說。

「你看！我的卷子不是和你一樣嗎？這種鬼頭鬼腦的先生，預先不告訴我們，叫我們預備都來不及。」

「只有十五分鐘了！你們快做，早的繳卷，好多得點分數。」C教授聽見他們在講話，故意走近前去，對他們這樣說。

「今天我是繳不出卷來，要繳明天繳給你，我這學期終是要留級了。」跳舞博士陳放出一種撒嬌的語氣。

戴有校花雅名的范女士，也對C教授說：

「先生，今天的這樣難的題目，確使我們難以繳卷，就等明天繳好了。」

「那能可以呢！校長已對我說過，這次考試要特別嚴緊一點。今天，你們不繳卷，我不是要聽他的閒話嗎？」

「那末，我們繳白卷可以嗎？」

「不行，好歹總要寫幾句，使我可以交代過去就好了。」O教授說。

「鏘鏘鏘」我們聽見下課鐘一響，彷彿脫離牢籠，大衆走到O教授面前，齊

聲要求說道：

「五點鐘繳卷。」

O教授也沒奈何，挾着皮包子溜到外面去了。

8 臨時感冒

星期一上午第一課是考三角，洪先生忽忽地跑進了教室，他是有些短視而耳極靈敏的；他不許同學講話，不許同學看別人的卷子，若他見有人講話，便把他的卷子撕掉！某人聽了，都互相扮着鬼臉，連響也不敢響了。起初先生踱來踱去

，恐怕同學有弊端似的監視着，到後來却寫寫意意地坐了下來，於是弊端便開始了。

坐在第三排的雲對第五排的娟，咳嗽了數聲，再舉起她的一只大拇指搖了幾搖，娟會意的意思，便點了點頭，把她自己已做好了稿紙，團了一團，便望了一望先生，再對她做了一個鬼臉，於是急急地拋向雲那邊去了。

這一課真靜，先生靜靜地一直坐在椅子上看報，我們也極靜，一句話也不講。不過却有接一連二的咳嗽聲罷了，好似都犯了臨時感冒般的。

一個鐘點還未到，卷倒已繳齊了，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跳出了教室；只剩下先生一人在教室中理散亂在講桌上的卷子，隨後也就忽忽地趕出了教室。

三 課後生活寫真

1 在十三號宿舍裏

時間是一個例假日的前夜，正是寒風撲打疎簾的當兒；×校×樓十三號宿舍裏，有着八個青年在熄了燈後的洋燭之光下打撲克；走廊之中，也有二個青年不聲不語地吸着捲烟蹣跚往來。有時向樓梯下諦聽，有時向玻璃窗外呆望；明顯地，他倆像被僱着報警的巡視者實行他們的工作了。

×校並不怎樣嚴緊，宿舍裏的事尤其為學校當局忽視。他們要賂，其實也不是什麼不了的事，不過為防萬一起見，終不免總總慮慮地防留一下，雖則事實上，這晚舍監不知何處去了，尤足心安膽豪放浪地賭。

因為明天是放假，這晚回府去的人特別多，十三號裏的洋鈿聲喧笑聲，雖然不怎樣鬧，可也因人靜而響得透。一個大聲大氣的同学，更其顯得響，什麼三條

老K，愛司阿Q, Two Pairs，二塊找三塊……興高彩烈，捲烟抽得連隔房也烟霧迷漫起來，整個的環境是迷醉，耽溺，腐化，無意識。

事實確乎出人意外，在這樣的深夜，舍監×先生却醉薰薰地回來了。望風朋友在理是可以看見他的，可是因為時間已十一點鐘多，料想×先生不致返校，所以也加入戰圍，耽耽逐逐地賭了。×先生上樓，他們那裏會知道呢？於是緊張的一幕，接着就開始。

×先生既醉且倦，本無心於捉賭；不過當他上床之後，爲洋鈿聲鬧得睡不穩之故，氣惱得不得起身一捉。然而年青的同學，耳朵畢竟靈敏，×先生脚步聲一近，他們中的一個開門出外看了，一看之後，就知道舍監來捉賭，於是碰的一聲，房門關得悶緊，洋燭是熄了，洋鈿聲喧笑聲也靜了，十個人齊上牀一聲不響地裝假睡。等到×先生開房門進來查看時，除了烟霧迷緊不散之外，其餘什麼也看不見。他奇極了！於是撩開帳門一個個查看，却又像睡豬般，這舉動他明知他

們弄的玄虛。不過他們既已不賭，也落得回房安睡，還招什麼怨？

但這般小傢伙豈是好惹的，以為這一下有意和他們過不去，非一作弄×先生，無以戒其後來；綽號潘金蓮的小金，立刻想了一個妙計，他說：「祇要小子略施手腕，包使先生跌進門來。」

在×先生回房之後不到十分鐘，十三號宿舍裏忽地一聲火起，接着面盆上鑪鑪二聲，×先生心慌意亂，趕忙出來觀看，外面却空空如也，何嘗有火？不過十三號裏一再瞎鬧，要弄得終夜睡不着，那總不興的；所以×先生二次再進十三號，想勸他們不要胡鬧

不料進門口後，腳下一不留神，被一根橫架着的竹竿絆倒了，直跌得他發昏！然而奇極，床上的十個學生，機械地一個個起床攙他起來，向他拍去淤穢，還殷勤地對他說：「早知先生要來查房間，我們也不以防備小偷的手段施展設置了。×先生，我們真對不起你！」

×先生搖搖頭，嘆了口氣，蹣跚回房。嘴裏自言自語道：「冷板凳的苦處，不知何時受盡呢？」十三號房間裏却吃吃地傳說出一陣笑聲，夾着一句話是「金郎妙計安天下，可使先生跌進來。」

2 在女生宿舍裏

房子是四層樓的最上一層，下面是圖書館，教室，辦公處，那就是×大學的女生宿舍的所在。

今天，我得老王的介紹，（不，是帶領）得走進這巍峨的四層樓——女生宿舍。在那裏，有太太，有小姐，有老王的朋友——有的說是老王的 Speedheart。那裏有法國香水，有 Hazaline 雪花膏，有最好的胭脂，香粉……還有，還有高跟鞋，長統絲襪，裸體畫片，梵亞玲……。

房子裏住着四個人，一個密司方，是老王的朋友；一個密司章，是某某先生的夫人；一個密司應，是某某名門的小姐；還有一個密司歐陽，是×大學的校花。

，不，是皇后。她們全是摩登女郎，美麗，活潑，動人。

牀上，桌上，地上，全很凌亂。巧克力糖，五香花生米，瓜子大王，放在桌上，牀上。紙頭，瓜子殼，花生皮，散滿桌上，地上。還有墨水瓶，練習簿，講義，西廂記，紅樓夢……全堆在桌上的一角，上面蒙着些灰塵。

一陣笑聲，突然傳進我的耳朵，是那樣尖銳，那樣宏亮，那樣宛轉；像舞場中的，交響樂一樣動人。這是老王的朋友密司方的笑聲。她做起摩登女郎特有的嬌態給老王看，笑了又看，看了又笑。老王回了她一個笑臉，房子裏全充滿笑聲，笑了一陣，又是一陣。

老王坐在密司方的牀上，密司方的臉對着老王，笑嘻嘻地。

「今天我想騎車。」聲音是尖尖的。

「你什麼時候學會了騎車？」

「還沒有純熟，才開始學的。」

「那一個教你的？」

「密司脫陳！」

「陳……陳什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密司方笑，老王也笑。但我看老王的笑是很不自然的。

這幾句對話，我全聽得很清楚。以後，還看到密司方很親熱地對老王談了許多話，輕輕地，我可不知道他倆在談些什麼。

密司章，密司應，密司歐陽，全沉默着，房裏很寂靜。

在靜寂中，我站起。法國香水，Hazeline 雪花膏，高跟鞋，裸體畫片……………

……又在我的眼上閃耀。

我慢慢地移着脚步，走近前面那張用墨寫的條子：

「人生原來是吃，吃！」

據說，這是密司章的手筆，那清秀的，活潑的書法，真可使我佩服。很明顯地她是一個享樂主義者。她看透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，她是一個楊朱的門徒。

再過去，又是一張墨寫的條子：

「人生原來是唉，唉！」

據說這是密司應的手筆，字也很娟秀，她是一個悲觀主義者；在四個人中，也許是她的環境最壞。

再走過去二步，又是一張：

「人生原來是哈，哈！」

這是密司歐陽的手筆，她是一個樂觀主義者；在四個人中，也許是她最樂觀。

至於密司方呢，就不曾看見過她寫的條子，也許她是不喜歡人家知道她的。如果要知道的話，那只有問老王了。

房裏又是一陣笑聲，密司章，密司應，密司方，密司歐陽，全都站起來。這陣尖尖的，宛轉的笑聲，遂我們出了女生宿舍。

3 在男生宿舍裏

一屋子裏的笑鬧聲，一屋子裏的脚步聲，一屋子裏的京胡聲：——西皮，二簧，倒板，……在粉白的宿舍室裏，在乳白的電燈光下，三張床，四張桌子，一只凌亂的小書架，桌上一只熱水瓶，一架留聲機，和一堆散亂的紙，幾枝筆，倒着的墨水瓶，一幀女人的像，像的後面寫着「我的心呀！」「吻吧，盡情的！」

「喂，你今天看的什麼片子？」

「春風楊柳。你呢？」

「失戀。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表情很好！」

穿西裝的，穿長袍的，歪戴帽的，架眼鏡的，還有穿睡衣的，擠擠一室。跳着的，站着的，坐着的；有長子，有矮子，有小白臉，有黑羅漢。……

「喂，老陳，你唱，四郎探母。」

「喂，拉呀，老鄭——慢板西皮。」

於是，京胡一下兒變了調兒。

「楊延輝，坐……宮……」穿長袍的老陳唱起來了，由四郎探母唱到馬前
潑水，再唱到二進宮……

「好呀！」大家喝彩了。

「不唱了，聲帶吃不消。」

「好，我來。你把那……阿……阿……」

「不行，老李來。」

門一開，眯眯眼老胡進來了，抱一包留聲機片子，拿一包花生米兒。

「Good Night ! Good Night !」穿睡衣的鷹鈎鼻的小徐，丟下黑羅漢，迎上去。

「呵，呵！老胡！……」

哄地一聲，大家擁上去，先把花生米兒搶光了。京胡也不拉了，大家都笑着。

「喂，你拿的什麼片子？」

「外國舞片，外國舞片。」

「好，我們掉片子吧。」

機器開足，把外國舞片放上去。

「來來來，還是我倆是對手。」

鷹鈎鼻子的小徐，便同眯眯眼老胡跳起來。電燈用綠紙蒙起來，綠陰陰的，

於是便成了他們的舞場。

外國片子唱着，他倆擠着，跳着：什麼華爾支，什麼狐步……

他們的舞場，稍靜了下來；大家都羨慕地瞧着。看到人家跳得好，手癢腳癢，於是，拉京胡的老鄭，和歪戴帽的老黃，架眼鏡的老李，和大頭老朱，穿西裝的老周，和小白臉的小吳，穿長袍的老陳，和黑羅漢；都擁着，一對一對的，跳起來，擠擠一室。

跳着，跳着，微笑着，唱着外國歌舞片，綠陰陰的。……

忽然，電燈熄了一下，又亮了，又熄了一下，亮了。結果是終於熄了。

「呵，電燈熄了！」

「弄不成了。」

一聲喝，哄然而散

走廊裏，響起了答答的鞋聲，各回到自己的宿舍裏，黑黑的。

「喂，你們明天考什麼？」

「又是他媽的法文哪！」

「我們明天還要考民法和土地法呢！」

4 春眠詩

「老黃，這幾天你床上臭虫多嗎？」

「哼！怎會不多呢？你看，我滿身都是癢塊，真惹人厭呀！」小張掀起了衣袖，顯出他紅一塊紫一塊的皮膚給老黃看。

「不多，我的才多哩！」老黃照樣地顯出他美術化的皮膚說着。

我們學校裏，因為這幾天天熱了，住宿的學生既多；宿舍的設備又簡陋而不合衛生，所以討厭的臭虫毫無顧忌地充於床蓆之間。以上是兩位同學關於臭虫猖獗的一席話。

老黃和小張談了一會，因為詩興勃發，禁不住拿起了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首

春眠詩，詩曰：

「春眠不覺曉，

處處臭虫咬；

夜來手抓聲，

癢塊知多少。」

老黃自己先笑了，接着小張也笑了。他們竟忘記他們身上所有臭虫所賜的痛
苦而笑了。

5 交換條件

在且校寂寞的一角，英文教員T先生和學生S散課後開始談話了。

T先生說：「聽說令兄那寶號營業非常發達，托你要求他一樁事；舍親N君前在×××號服務，後因某種關係而返里了，現在他又想找事。」

「那要先問過家兄一聲。」學生S說。

「那總要請令兄幫他忙，吃一口白飯，薪水多少是不論的。」T心裏雖很急切着，還帶着婉轉的聲調。

「這一件小事，總可以商量的；不過……」S不說下去了，等着T先生問他。

「哦！不過，不過什麼？」

「不過我也有一件事請你先生原諒。每天早晨第一節英文，我時常爲了某種緣故，或缺課，或遲到，請你在點名冊上替我劃到；在考試前，我當努力預備，若是不及格，那又要費先生的心了。」

「那沒有關係，要求令兄這件事，我希望立即成就。」

「遵命！」

「照准！」師生很高興地同聲喊出來。

6 家常便飯

「喔噲，怪親熱的，看嘛！她們又在……」梅一走進課室門，看見同課桌坐的宜和淑正又緊緊地並着肩，在低微地談笑，就這樣高聲喊了起來。

「討厭！」宜很不好意思的把身子側過了些；淑祇微笑着。

「怎末不討厭，梅真會管閒事！」璋向着梅把眼睛一眯。

「我會管閒事麼？」梅對宜說「這是你倆的藝術表現呵！……我叫做她們鑒賞不好？」

「嚼舌頭的！你去同夏表現好了；夏星期六又要來了。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！你先和淑表現一套。」舜走過來搶着笑說。

「表現什麼？……表現你的死！」宜的頰上已有些紅暈了。

「死不得的，快回頭罷！」璋說「來，來！來一個甜蜜蜜的……哈，哈！」

「甜蜜蜜的，來哈呀？」舜故意問。

「她倆自己明白的，你只管看吧。」

「喔唷，這是你倆的家常便飯了，快些來吧！」梅說完，把舌尖很迅速的伸縮。

「要死快！……」宜的姪妮的形態，真的太令人可愛了。

「家常便飯，大庭廣衆之間，有些不方便呢。」

「哈，哈哈！……家常便飯。」

「哈哈，嘿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直等到教員蹲上了講台，這歡愉的聲音暫且沉寂；她們各自裝着鬼臉，回到自己的課桌。但這「家常便飯」已成了她們間特定的代名詞，現在且傳遍了全校。

四 校外生活寫真

I 幽默

懷着滿腔求智的熱望，從華南濱海的甲埠，跋涉重洋，來海上，入了日暉港的西校。我酷愛自然，海天的朝陽落日，浪花飛霞，與那波上浮鷗，月夜孤鷹，都是欣賞的對象。我恨不得永遠攤在牠懷裏，永遠不要離開。我忝列西校的「桃李」之後，第一快慰的事，便是西校的自然環境，因為牠雖比不上甲埠，却另有一番不同的風味；校舍跟前有碧油油一片青草，稍遠有一灣流水；紅紫的野花，點綴着草原，苑裏稀疏的柳林，不斷地傳出嬌娜的鳥聲，春風拂面，令人陶然欲醉！心想但願西校的教育，也和自然環境一樣的滿意。那就合了古話所謂「春風化人」了！

校長是甲埠的老名士，四十來歲，碩長的身軀，儒雅的风度，自然頗具名士

風格。善平人詩，嗜酒，向不很到校理事，紀念週因為欲作政治報告，更是忌之如疾。名士的特性如此。

名士聘的許多教職員，大都各有專長，有的善於應付，有的善於恭維。

課餘議論教職員，是學生的通性。我們同學的感情，素來融洽，談起話來，古今上下，無所拘束。五月某日，天氣清明，適當星期六。下午課畢，邀了許多同學，到校前一個山上，——上海無高原，明明一個土阜，硬叫作山——揀了一塊細軟的青草地坐下，看江上帆檣，往來如織，水天相接處，一陣水鳥，散而復聚地在斜暉中遨翔；微風拂過草上，吹起一陣浪潮似的皺紋；何處隱約的鐘聲，擊破靜空的沉寂。大家默坐了一會，好渾動的某君，從草叢裏拾一塊白石頭，跳了起來，很勁地望着西校擲去，口裏嚷着：「我要一石打碎那所製造『造糞機』的工廠」！石鏘然落在山腰一塊大石上，大家知道他在靜默中，想起了西校，想到牠那混亂無生氣的辦學方法，更聯想到牠那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名士校長，各

自心中都燃燒着熱烈的憤火！

遊件中的子君，素以「幽默」見稱。紫檀色的臉上，配上一對銅鈴似的亮晶的大眼，卽令默默不語時，也帶有幾分滑稽神氣；他把頭兒低垂，幾乎插在兩膝中間，很久很久，他似乎興奮了！把頭抬起，雙唇嗽了一嗽，又停了一會兒，復把下唇咬在上齒下面，一手支頤，裝出一個女性的媚笑，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又來了。

「主任先生，你知道秦朝在前，還是漢朝在前？」子君裝出嬌滴滴十足女性的尖俏聲，眼兒還流星似地斜睨着一個遊件。

大家深信他學人的本領，幾乎前無古人，後有來者；從他語音神態中，推知是在說史地教員壁女士。壁女士教書吃力，是「知師莫若弟」的學生所深知的。但是她爲什麼會問出這樣無常識的問題呢？大家不免懷疑起子君的故意刻薄了。

子君望望大家的神氣，遲疑了一會兒，接着又嬌娜淒媚地立了起來，站在我

們跟前，頸脖扭曲地望着大家，一個手擺在背後，舌尖兒舐着上唇，說道：「你們問的字，等我下去查查字典再來告訴你們罷！」遊伴中凡受過陸女士的課的，都同聲叫絕，別班的人也跟着笑了。

在大家歡笑聲中，子君的神態又變了，他臉上堆起一層陰險浮滑的假笑，裝出似軒昂而實軟弱的神氣立了一會。

大家出神地看子君的表演，不由得同聲叫好，子君把手一揮，頻頻點首，換上了一付教務主任丁先生的神氣說：「再會——我南京有事，兩個月後，可來此住幾天，考察考察。」子君在喧笑中停了他的表演，獨自去尋小石子玩去了。

許多游伴，有的氣憤填胸，有的笑不可遏，同班T女士，與我併坐半天不作聲，到現在方陰陽怪氣地說：「他們如此騙我們，真不知於心何忍？」子君插一句：「忍其忍，非吾之所謂忍。」大家又笑了。

暮色滄溟，飛鳥早已歸林去了。西校屋角，隱約露在叢林之表，民間炊烟，

隨風飄散，織成一幅仲夏特有的晚景。我此時才痛感到，西校外景十分幽美，可是不免「金玉其外」了。

2 門房的女兒

H校的門房是一個高個子的北邊人，姓蔡，人家都呼他爲老蔡，因爲他的年紀有點老了；但是他的精神，還是少年人的精神，面是紅潤潤的，眼角上常是掛着和藹的微笑，一種老成持重的態度，是會令人肅然起敬的。

H校創始之初，他就進來作門房了，其間學校不知經過多少滄桑變故，校長也不知換了多少，學生是每年蛻變，舊的去，新的來，像旅客一樣；就是教員也沒有有一個二十年前曾在H校教課的，而現在仍在H校的。祇有他，門房，從沒有調動過，他作H校門房的來歷是與學校的生命史同樣長。他是H校的掌故，有時他和同學或任何人談起學校往昔的種種情況，有如八九十歲的老頭爲孩子們講「長毛」那樣地津津有味。

他的薪俸在校工之中要算最大的，同學對於他亦頗多好感，每到學期終了，或有給他一塊或兩塊錢作爲送信的酬勞的。這樣克勤克儉地做了很多年頭，當然他是頗有點積蓄的了，據說在所有校工以及校門口開店人家之中，他是最富裕的了。

每個人都這樣相信的。

但據確實調查，校工中最有錢的，要算那做宿舍茶房的老汪，其次要算姓李的本地跑差，老蔡祇換得第三；說他最富，其實是冤枉他的。不過你冤枉他，他也並不見氣，他祇笑笑，慢慢說着：「哈哈！誰都這樣希望的囉，祇是事不從願呀。」

有時他接着作一些慨嘆：「這些年頭，單單家裏油鹽柴米一點開銷，已夠使人吃緊了！」

他的家，就在校門口；計平房三開間，家門口，開設糖果店，零吃點心以至

日用品都賣，生意頗好。但據老蔡自己告訴我們，做學生子生意真難，不放眼，生意小，放放眼，那末討賬的時候，真累死人。而且無論如何緊，每年賬頭裏總有多少虧折的。「所以像我這片店」，他說：「每年能夠開銷過，已經很滿足的了。」

話是實情，我校同學，四方八路人都有，四川人，廣東人，東三省人，還有來自海外的華僑，……他們吃用不算錢，但偏歡喜賒，比如他說：

「喂，麵包一隻，咖啡一杯，寫寫！」或者說：

「喂，拿兩瓶汽水記記我賬！」

這時誰能夠說：「不行！一定要現付。」的話，或者指給他看那賬貼在壁上的「承蒙賜顧概叨現惠」的紅紙條，當然只有賒給他；一做賬，半年之內便會不知不覺欠得很多錢。有些人，欠了錢，非等你再三討，他想不到還，或者就是討，他也會明天後天下禮拜這樣推延下去，直到推無可推的時候，才還你幾塊欠轉

幾塊，甚至於，還是沒有錢還。遇到這種人，個個要押他行李，那便麻煩死，結果總便馬虎了事的。……………

老蔡的家裏，還有他的老妻和愛女，店裏還雇有夥計兩名，連他自己一共五個人吃飯。他女兒是在附近某初級中學讀書的，那筆讀書費也是且校的門房常計算在心頭的。

他女兒年紀還只有十六七歲光景。因為她讀書的地方離家近，所以是走讀的。她很用功，據我校幾個慣於早起的同學說，每天早晨總會聽見她在她房裏朗讀英文，讀了一時書，然後挾了書包上學去，到四點鐘散學才回家來；她回家之後，並不到外面什麼地方玩，她只幫同她母親做浣衣淘米洗菜等工作，有時還坐在店裏相幫賣東西，寫賬；假使你在店堂間裏不見她的面，望望河灘上也不見她的影子，那時她一定又在臥室裏做算學習題或演習英文作文無疑。

她身段小俏，面貌也生得端整，人又聰明活潑，所以且校同學常常歡喜借買

東西爲題由而得到同她攀談的機會。這時，那天真的姑娘，並不表示不願意的和他們談話，有時她還要他們爲她解釋功課上的疑難，那被請求的人，不問自己對於這門功課是內行或門外漢，是沒有不慨然允諾了她的請求的。

於是且校同學做她義務教師的，頗不少。

這暑假，她初中畢業了，畢業班她是第一名。此番且校第一次招生，她來投考預科一年級，評閱結果，她的名次也在前面；她父親看見校裏錄取新生榜上有她女兒的名字，歡喜得不得了！他常常說：「這是先生們幫忙的！」其實他又何嘗不料到他女兒是必定會考取的呢。他對於他女兒抱有無窮的希望，他願負任何負擔，爲她讀書，爲她謀幸福！

同時密司蔡也在在給他父親以不少的光榮，她非但功課好，且在球場上，也顯過身手的；在她那新近畢業的初級中學裏，她是女子籃球隊隊長。半年以前，她們的女子隊同且校的女子隊，曾在且校球場上交鋒過，那時她是打後衛的。

歡喜H校下半年又增多一個籃球女將了！

同學們偶然談起蔡女士升學H校的事，曾有人說笑話；「父親做門房，什麼都便宜；惟有一件事吃虧，便是不能同男子通情書！哈哈！」

湯糰西施

「湯糰西施」！這是個多吸人的名稱啊！不但是在她住處附近的幾個大學裏的男同學們爲她顛倒，就是，就是女同學們，也沒有一個不想趁機會去瞻仰她的被人稱贊的圓潤的美麗的笑渦。我就是這裏面的一個。

是星期五的早晨，我吃了稀飯，正擎着茶盃立在窗口開望，對坐的湘突然的說：

「玉，現在去寶山吧，看湯團西施去！」她臉上堆着高興的笑。

「好，我們喊瑛一塊走。」這有趣的提議把我沉浸在靜默中的靈魂喚回。

於是我們三人向那灣長的沙黑路上走去，灰色的雲密密地鋪滿了天空，夾着

沙塵的海風對着我們的頭臉撲打，這時，身上雖然都覺着寒冷，但是，一想到那笑靨——惹人歡喜的笑靨——誰也不會餒縮，依舊是勇敢地熱烈地向前衝。

「呀，下雨呢！」湘說。

「是的。我也淋着一點。」我有些着急了。

「不要吵！」瑛安慰我們說：「現在快要到了，快要到湯糰店了，我們趕快跑到那裏避雨吧！」

這時，雨越下越大了，我們急促地無言地在路上跑着。

進了城門不遠，瑛指着前面一座黑門的屋子說：「到了，那就是西施的家！

門口一個人也沒有，冷靜得不像一個賣點心的店。

「走錯了吧？」我疑惑地說：「我真不相信，轟傳人口的湯糰店是這樣地冷落！」

「不會錯！前回我來過的，一點也不錯。」瑛堅決地說。

我們走進那店門，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，站在桌前剝肉，我們冒着風雨來尋找的笑靨，沒有見，的確沒有見，我們的眼睛像找食物的老鼠一樣，閃着希求的光四處都搜尋到，房間裏，天井裏……：

我們答詢着問那女人：「湯糰呢？我們來吃湯糰的。」

「挑出去賣了，剛剛才出門。」女人答。

「那末……還有……」湘像再要說什麼似的。

我在她肩膀上一扯：「走吧！人家要疑心的。」湘向我瞪了瞪眼睛隨着出來

這時失望的抑悶替代了我們來時的興奮，我們低着頭在冷風雨下走着，不做

聲。

路傍一家點心店，包子，麵都有，熱氣在鍋裏冒騰。

我們覺得肚裏有些空虛，也怕淋濕了衣裳，於是走進店，走上了樓；樓上的窗門正對着街，不知怎的，我感到這裏有些像武俠小說上的酒家，我自己也好像是一位英雄。我拿竹筷在碟子上敲了兩下，一個小僮倌跑了上來，我們叫了幾樣點心，慢慢地吃着，眼睛不時的望着天空。

「你看！」英像發現了什麼似的「雨點不是稀疏了嗎？天要晴了。天哪！我們究竟是有希望的。」她快活得跳起來。

「真的，雨不落了昵！」我說着。只見太陽漸漸地從雲堆裏透露出來，雲散開，讓出太陽，讓出蔚藍的天空。

晴朗的天氣，熱的食物驅逐了我們的饑冷與疲倦；我們走出店，跳躍地向海濱走去。

一條微曲的狹長的白路，斜斜地隱在兩邊的樹蔭底下，通到不大高的土坡上。走上土坡就可以望見滔滔地白浪，這裏的水，比砲台灣似乎更要偉大，看不到

邊際，祇是隱隱地一綫，一綫隔着天與水。遠處的帆船，天際的雲影，都好像沒有動，很慢地，消失在水天的盡頭。

臨海邊有一排石板，平滑得像大理石一樣，我們在石上坐下，溫暖的太陽光快活地籠罩着周遭，我輕輕地噓了一口氣，向英說：「你不是見過湯糲西施嗎？她究竟是怎樣的好看呀！」

「見是見過的，但那是一個傍晚；她很忙，她放下湯糲就走開了。她不會展開她的笑面，也不會看我，她那嫵娜的輪廓雖然至今還深印在我腦幕裏，可是，可憐的我這近視眼，對於她的面孔是一點也沒看清楚。」

英又接着說：「我有一個同鄉在中學裏讀書，聽他說：在一個晚上，中學的同學帶她去宿舍裏玩，很多人鬧着玩！」

這話，引動了旁邊的湘一觸即發的牢騷，她憤憤的咀咒：

「可惡的社會，可惡的男子！他們用種種的方法——誘惑壓迫——製造出夜

晚馬路上的塗抹着脂粉的紅眼睛的兜售肉體的婦人，他們剝奪了她的皮肉，再拋棄她的枯骸；唉！這罪惡的網！又向天真的少女——湯糰西施——高高地撐着，等待她走到下面即落下。唉！受過教育的提倡平等的，智識份子！什麼……：

她說時，把腰一伸，輕輕地在石板上躺下，把手蒙着眼睛。

派克姑娘

在C校附近，搭電車必經之路的石砌小徑旁，有個新開不久的照相館；這照相館沒有替人拍照，只有替人沖洗照片，簡直說，不能稱爲照相館，只可稱爲沖洗店。

沖洗店本來是很平凡的，不過內中有位年方十五六歲才成熟的姑娘，這姑娘是被C校全體學生公認爲在學校附近所有女人中最美的；不只這樣，並且如果是C校的任何女同學來比一比，也算是她最美。可惜，這美女的芳名，C校同學沒

有一個會曉得。不過因為她是沖洗店——派克內的姑娘，所以索性稱她做派克姑娘。

沖洗店有了這位姑娘，真是生意興隆極了！其實不是生意好，不過進店參觀的人多；店本來是極歡迎人參觀的，沖洗店自然也逃不了這例子。可是C校同學不幹白參觀這樁事，大概進店參觀的總有點名義。

名義是什麼？譬如有個認識的同學要洗照片，即不妨請求同往了；有時事前不會和要沖洗的同學約定，不過在門口看見他在裏面，那也可以藉詞進去。

「噯，你拍的嗎？給我看好不好？」這是他們混進去的一句過門話。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當看照片時，一雙烏眼珠偷偷地向派克姑娘身上溜了幾溜，就算了，斷不敢用直眼正視，因為還怕失了禮貌。

還有幾位，沒有照片可沖洗的同學，他們進店的名義是籍買照片，勞叨了半天只買一張。

這是新近從同學傳來的消息，是說有幾位同學，到沖洗店裏買照片，剛好全店只剩派克姑娘一人，他們自然是照例挑了半天，挑到一張裸體照片，內中有位對派克姑娘問：

「還有別張嗎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

「爲什麼不多印些賣？」那位同學頓了一頓再說：「我們都是沒有家主婆的，所以頂歡喜看這一類照片。」

「……」派克姑娘臉紅了，不敢響。我們却非常得意的走出去。

5 投機的小飯店

女性是像磁石一樣能吸到年青人的，這個公律，近來更被資本家大大的應用了。舞廳，咖啡座，遊戲場的女招待，商店，公司的女職員，甚至理髮也是需要女子。從前聽說有個什麼大學，女子可以完全免費，居然從免費的女學生底高跟

底下帶來許多大腳褲。就是現在的大學，對於什麼宮，總是特別注意，格外道地；所以宮的規模最大的學校，也是男學生最多的所在。這就是公律的擴大性。

現在這公律竟被市僧的小飯店老板知道了；不單知道，而且應用了；應用還收了成效。就是我們校旁許多小飯店中之一，他們飯店的生意，全靠我們學生去維持。小小的一間草房，擺着幾張桌子，一付骯髒的煤灶，陋狹和潮濕，夏天羣蠅飛來，菜上，飯桶，桌旁，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壁上還貼着什麼關係之類，像這樣不衛生而不雅觀，男學生雖然是隨隨便便的，也望而生畏。至於宮主們，那簡直是絕跡了。這樣，當然生意不好，老板皺着眉，「虧本」「虧本」！他好像在告訴你。

然而，最近他忽然聰明起來，他摸得年青人的玩意兒；把四壁用花紙鋪張，配上幾張西洋畫的鏡架，桌子上都鋪了白的抬布，煤灶安放在最後面。這樣，就是有幾個蒼蠅，也不致十分討厭。大家走過時，自然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！然而

最堪使我們注意的，便是多了一個年青的姑娘！門前寫着：「女子招待」的廣告，也不知出諸那一位同學的手筆，畫上一個摸特兒。自此以後，這個小飯店，便為大家傳述的新聞，無形中熱鬧起來；而宮主們也姍姍其來，羣芳滿座了。由於羣芳的滿座，男同學也都擠了進來，雖然桌子只有幾隻不敷用，他們甯可等着，看宮主們的御餐。所以一個中午，一個傍晚，小飯店中常擠滿了人羣，熱鬧要繼續二三小時以上，歡笑也充滿了這間小小的草房。

近來，好久不見這老板皺着眉頭了，而且滿面油光光，肚子也似乎大了起來。我們圍着散步時，無意問他說：

「老板！生意好？」

他一定鞠着不自然的躬，——自然肚子大的關係——謙虛地笑了說：

「好！好！全靠你們幫忙。先生！請裏面坐。」

的。

女性是像磁石一樣能吸到年青人的，這個公律無論如何是不會失敗到那裏去

五 教師言行寫真

I 小堂名

大約在星期一那天的早晨，紀念週完畢了，繼着就是那吵鬧不堪的國文課了。

不多時那上課鐘噹噹的響了，在五分鐘之後，教室外的學生，始慢慢地的一個一個踱進那沉悶的教室。忽然教室外咯咯咯皮鞋聲響，已達到我們的教室裏來了，抬起頭來一看，「哈」！教室裏的同學，都不約而同的喊出來，連得近視眼的學生，亦趕緊的拿出眼鏡來架在鼻上，看一個究竟。

原來那平日素愛樸實的國文教員，今天大翻其行頭了。頭上戴的是紅結瓜皮小帽，身上着的是綠色綢的棉袍，外面外加罩上大花緞的馬褂，鄉下帶出來的布底鞋子，亦不着了，却居然着其咯咯咯響着的革履，看這雙半新舊的皮鞋，他從

未穿過，大約是從上海嚇嚇有名的舊貨商場裏淘來的罷。於是學生之中，有以玩皮出名的綽號叫小活猴，因為鑒於今天國文教員的一副鄉下摩登化樣子，於是題給他一個雅號叫做「小堂名」。全堂又哄然大笑。

那教員在學生大笑胡鬧之中，翻開了閻王簿，開始點名，費盡了幼時吃乳的氣力，才把這四十多個名字一齊點完，結果，個個多到，連得那好久不會起牀的生病學生，今天亦到裏面了。那教員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翻開教本，開始講解那上次未曾講完的一張，在這素來厭惡的國文課，那一個肯聽呢？於是有拿着筆俯首正在寫情書的，有弄看愛人照片的，亦有提着筆添飽了墨在報紙上大發牢騷的，在這一課之中，正是無奇不有了。

那所稱小堂名的教員，講解得津津有味，搖頭擺尾的大發其批評議論；後來實在吵得不成樣子了，弄得「小堂名」教員直跳起來，把頭上戴的紅結小帽，向台上一放，這一放又引起全級的同学狂聲大笑，正在這不上不下的時候，忽然那

救命鐘嚙嚙的響了，於是那教員高叫着道：「這次饒你們，下次決不可這樣！」立刻戴上帽子，挾了書本，一溜大吉了。於是學生都很整齊的高喊着：「一……二……三，小堂名……」

2 老爺教授

提起了老爺教授，誰還不搖頭，心領着他的懿範。

「法學通論」規定爲必修科，所以雖然有些人不願意讀，然而受着學分威迫和引誘而選的人却也不在少數。

留學法國堂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×老師來上課了。他穿着灰色嘩噉袍子，黑馬褂，腳上拖了粉底元色緞子響鞋；面部蓄着八字短鬚，左手夾一本法學通論，搖搖擺擺地走進教室，在離講臺還有一丈多遠，老早把那染有粉筆灰的書，撲的丟過去，隨後重重的坐進講座，兩隻眼睛向下面望了一望。

「×××」他用着平生最低微的聲浪喊名字；接着又陡然高起來，另喊着

學號「三三四九」。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，只當他是點「×××，三三四九」，決不在意他是點着兩個人。

「××美德」——他的聲音更小得幾乎聽不出來了。

「怎麼美而且德的女士不到嗎？」他似乎又轉變了滑稽的面孔說。

「到的，先生！我沒有聽見。」

「哼！……沒有聽見……」

一次名點了有二十分鐘，於是他開始講書。「今天我……來……講……法學」。輕輕的語調，似斷非斷的說着；忽而又特別高起來，「什麼是法學呢？」

這樣講着，委實使你無從聽起，大家面對面的示苦。他似乎也明白一切，嚴厲的說：

「你們不聽嗎？這就是我的 Lecture，要你們筆記的啊！」

照着這個方式，講到下課，全堂能記全他筆記的沒有幾個，衆人除了叫苦以外，簡直沒有什麼法子；在同一語調中可以聽到的。

「老爺教授！」

「呵！老爺教授，嚙伊那能。」

這確是很好的消息，×教授許久沒來了。我們真要喊一聲感謝上帝！爲×老師祝福：多虧他放了我們這些時的生。在他享有數百萬的家產，擁有嬌美妻子，什麼「推事」的官也做過，大可不必來教書，吃這個粉筆灰。閒居享樂，以逍遙於世外。不過有人說，老爺教授因爲還有點名氣，現在已去當什麼委員，做大老爺去了。

3 一個新回國的美國留學生

W先生是新回國的美國留學生。他生得長短合度，並且很瘦；他有時穿西裝，有時穿中裝，大約他以爲西裝可以表示青年的英武罷！所以凡有來賓參觀及紀

念開會等，他便穿上很漂亮的西裝；否者，有時竟會把皮袍駝絨袍等，一古腦兒穿在身上。他面貌很像有病的，可是球藝很好。最最可惜的，他的耳朵不盡職任

啊他第一次上課的時候，記得我們許多人都恰巧遲到。

「下次不許遲到！」他板着臉說：「我以為男女平等必須處處實行，所以我待女生正和男生一般。假使你們女生有不滿這嚴厲政策的，請別來上課！」說着，把尖銳的眼光射到我們遲到的一部人身上。

「好厲害呀！」教室的右角，所發出底聲音，頓時我們都笑起來了。

「笑什麼？」他更憤怒了！立刻全室寂然。於是他放高了聲音說：

「我們在 America 是不許學生後先生而入教室的……」

「American Students 對於師長比你們有禮貌得多……」

「你到 American School 去看看，教室內可有嘻笑聲……」

「上學期這本書是誰教的？」他停了一刻兒問。

「也是一個喜歡講 America 的。」一個學生答。

於是又一陣大笑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原來沒有聽得我們笑的原因。W 先生有一架留聲機器，他逢人便請到他寢室內去鑒賞；因此寢室若市了！每天一放學，便能見有許多人在他那裏，他得意的在開着，並且加以說明。

「這種片子，都是我從 America 帶回來的啊！」

「又是 America。」人羣中一定有這很刺耳的諷刺。

最使我們驚奇的是，有一天把那留聲機帶到教室裏來了。

「這是我新近買的幾張教育唱片，所以給你們大家聽聽，可以增進一些英文程度。」於是他開了又開，非唱到下課不停。

每次上課都開教育唱片，不是也要聽厭嗎？因此不得不兼開電影唱片了！他

靜靜地聽着，把足前後左右的移動，大約在練習跳舞了。

到那時學生的心目中，W先生是患有神經病的。

W先生，我對待女生，是再好沒有了；請你吃東西啦，教你打球啦，到你家裏來望你啦，……：不一而足呢！假使有什麼事去煩勞他，他也從不推辭。

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你有男朋友沒有？」

「這兒的男女社交，太不公開吧？」

「這裏的男生太沒人格了！」

「我們在 America 怎樣……」

這都是W先生對於女生的談話。可是有一件事太使人家憤怒了！因為他對男生的口吻又是這樣：

「女子是最可恨可惡的……」他原來言論是都不一致的啊！

「他一定有神經病。」

「他以前一定失戀過。」

這是許多同學，對於他的批評。

4 平頂先生

平頂先生是我們的國文教員。他剪着一個很整齊的平頂頭，同學們就這樣的叫他。至於他本來的姓名，倒反沒有人叫了。當面我們當然稱他是先生，背後呢，可不了，普通就叫他平頂頭，客氣點，那末加上先生兩字，叫他平頂先生！不客氣呢，老實叫他一聲爛平頂。

先生爲了時常欠我們債——作文債——的緣故，所以雙方感情，很是惡劣，上課時老是鬧得不成樣子。

那天又是星期五，該發作文簿的日子了！先生原答應我們上次欠下的債，在這次一齊還清的；可是他一進門時，手中空空的沒有一點東西，顯然是又沒改好

了。於是同學們不約而同的喊了起來：

「先生，作文簿！」我們的先生，平日上課總是苦着臉，皺着眉，今天更是不對了！兩條眉毛皺得已是成了一條，他走上了講台道：

「今天本當把簿子發還你們的，可是不湊巧得很！這幾天我內入生病了，昨天小女又忽然被人騙了去，尋了好半天，還費去念隻洋，好容易才尋着；所以依舊沒改好，下星期五一定發還。」

「又是一個一定發完，先生講這話多次了，幾曾見先生守過信用的？」一個同學憤憤地說。可是我們的先生也沒有法子，忽然又是一個同學說：

「先生，你家裏事情爲什麼這樣多？上次你不是說令媛喉嚨痛嗎？怎麼不多幾天師母又病了，而她又被騙了呢？」

「是的。」先生說：「今年不知什麼晦氣，老是碰到不幸的事！」

「哈哈！先生，你今年流年不利啊。」

「先生，你今年應當破財。」

「我看先生今年是白虎當頭！」同學們雜七雜八的說着，接着全課堂起了一陣笑聲。

我們的平頂先生，他很喜歡煙酒，所以當他走近身邊時，就可以嗅到一陣強烈的煙味酒氣。記得有一次，我一早到校，幾個同學指着黑板對我說：

「今天先生生病，請假兩小時；題目已出在這裏，叫你們隨意選一個。」我看黑板上的題目是：

(一) 金鼠牌和美麗牌之分別

(二) 泐同學吸煙書

(三) 詠高粱 詠大餅 詠醬豬肉

我看了直笑得透不過氣來，後來先生上課時，同學們還喊着：

「先生，金鼠牌和美麗牌我們都沒吸過，不知什麼味道，做不來。」

「先生，高粱怎麼詠法，你做一首我們看。」

先生倒很隨意的拭去道：「我知道你們在譏刺我，然而這些倒的確是我所喜歡的。」

除了煙酒外，先生還喜歡發脾氣；一發脾氣就要罵人，他不罵則已，一罵就是一個鐘頭，甚至於鐘響了之後，他還在教室裏嘮嘮叨叨的數說着。可是同學們却不耐煩了，往往老實不客氣的先先生而出教室。

有一次，書還不曾教到三句，忽然後面的同學鬧了起來，先生憤怒地說：

「你們真太任性了！對先生一點沒有禮貌，竟是小菜場買小菜式的。」

「奇怪！怎麼叫小菜場買小菜式的？先生，我們不懂。」在角的一位同學問。先生看了她一眼說：

「買小菜式就是相罵的意思。你們到小菜場上去看，不是這樣子嗎？」

「哦！原來先生每天還替師母去買小菜的。否則，怎會有這樣的大發明呢？」

我們的作文簿所以沒有功夫改了。是不是？」她這樣反問着。

「哈哈……」又是一陣哄堂大笑。

先生怒極了！面孔上就起變化，一會青一會白的很是難看。他把教授的書很命的拍着檯子，說我們不好，侮辱先生，並且還要告訴教務主任。

「不怕！去告訴好了。國文教員是不是應該不批作文？」一位校長的親戚說

正在鬧的時候，一個瞋睡方醒的同學，她不知我們爲什麼鬧，就模糊的喊着，並且聲音很尖銳：

「先生，書上完了嗎？唱一遍罷！你唱得很好聽呢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又是一陣大笑。

啊，不得了！先生更氣了，氣得說不出話，只是搖頭嘆氣。原來他會念一種嗚嗚咽咽似哭非哭的調頭，我們通常就稱他唱，而他似乎很不願意我們說他是唱

，所以更生氣了。

先生不住地罵着，其實也不好算罵，是發牢騷。直到鐘響過後，同學們一哄而出了，他才嘆着氣出去。不久，黑板上就發現了一首不知誰的大作，是：

「先生一怒兮髮冲冠，

平頂之頭兮成尖頂！」

先生有一次曾跳着腳說過：

「下學期就是餓得沒有飯吃，快死了的時候，也不會再到這裏教書！」可是據老同學們說，先生在上學期也同樣的說過這話，這學期依舊來教的，不要信他。

末了，據幾個人調查的結果，知道我們的先生，因為家裏負擔太重，所以除教這裏的書外，上半年還在一個小學校當訓育主任兼教員，晚上是在一家報館裏做事的。那末，無怪他沒有功夫改簿子了。

「唉！倒是怪可憐的！」有幾位這樣嘆息着。

5 訓育主任

我校訓育主任西先生，是某大學學生。看起來似乎是有廿五六歲的樣子。臉是黑中透黃，兩眼倦倦欲睡，穿的是一身山芋色的洋裝，我們班裏的黨義，是他担任的。每當他到了課室，學生們的精神便都爲之一振，因爲他點過名之後，並不講書，先談青年煩悶問題，次對自由戀愛漫談一番；再次還對學生們說：

「你們有什麼切身問題，不妨個別對我談談，我一定指示你們一條出路，萬不要以爲我是男子，就不好意思講……」

課室中像酒樓般的嘈雜，每個人都互相談論着。

「西先生一定是失戀的！」

「不，他有神經病！你不見他說話總是顛三倒四的。聽說，他的妻子太不時髦，他時常的氣她，所以現在精神上很不安全……」

「他每次對我們發牢騷，都是暗示給阿懷（同學之名）的，你不見他的眼睛是偷看她的嗎？……」

時光未免神速，西先生還沒講書本，噹噹的鐘聲，就振盪了各人的心弦。

半年黨義課的時間都是消耗在無味的談話中了，在放暑假的前兩星期，西先生看到課本只教了五頁，不免着起慌來！上了課，連名都不點，就打開書本，像連珠砲般的讀下去，起碼要讀完十個配雞（Page），才放下書背講。

「中國年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於是先總理創三民主義之說，以謀打倒帝國主義！」

「帝國主義是用專制的手段來壓迫弱小民族的。」

「我國民族像一盤散沙，向無團結精神，所以最容易被帝國主義所侵略。我們青年須要團結起來去打倒帝國主義，同時要想實現三民主義首先也應該打倒帝國主義！……」

「啊！你怎樣會睡了！……」西先生正講得起勁，忽感到室中太沉寂，偶一下視，見幾個學生都倦伏在桌上了。

「好，我費這麼大力氣給你們講書，你們都不專心聽着，我也不高興再講了。」

「不，先生！你講吧，我們很靜心的聽着呢。」

「先生，你真太辛苦了！這樣熱的天，應該休養一下，反正也要下課了，不用講了。」

「不，這不像話；半年來，這一小本書還沒講完，我很對諸位不起！現在我要努力一下，以補救你們的黨義。」西先生說完幾句懺悔詞便又扯起喉嚨來。

「從上面所講，我們可以知道現在國民黨唯一的任務，就是去打倒帝國主義。」

「你沒帶書可以和旁人共一本看。」西先生一眼又發現了痕的桌上無書。

「不要緊的，先生！你所講的，我心裏全能記得住，書上太簡，沒有像你講的這麼許多打倒帝國主義。」

西先生默然，全班哄然。

有一天，天氣熱得很，西先生讀完五頁後，豆大的汗珠，就不由得落下來；他一面將右手伸入褲袋內去掏手帕，一面走到門口去關課室的門。

「先生！什麼道理，這樣熱，返關門？」同學們很驚奇的質問。

「我要脫去外套，恐外人看見不雅。」他說着就脫下來了。

「先生未免自私，爲己之利，害我們大家受熱。」

「你們熱，總比我好些；我的衣服是厚絨的。」

「那先生又何必穿西裝呢？」

「穿西裝有兩樣好處，一來行路，上電車便利；二來容易顯示青年的精神。」

「穿中山裝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是呀，聽說先生還是黨員，更應該穿中山裝了，格外顯出精神，好去打倒帝國主義！」

「哈哈……！」附和着一片笑聲。西先生裝聾作啞。

有一次，倪的衣箱內失去五十元，西先生聽了，連忙飛跑到宿舍裏去搜查。

「男先生怎麼也可以搜女生的宿舍，不是有女訓育員嗎？」一個有血氣的同學，看見西先生玩弄的態度有點氣了。

「誰來反對，誰有嫌疑！」

「既不許反對，就得像正經事，難道小小的粉盒子內也盛得下五十元嗎？」本來西先生太不像事了，看見了女生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愛不忍釋手，無怪招惹得人家這樣說他。

上課鈴打了，五十元，也沒搜出，只好暫時上課。

「學校發生偷竊的事，是最不幸了！今天這件事，搜了半天也無結果；教務長與校長，一些不肯幫忙，只說憑我處理。我想諸位都是高中學生，人格一定很有修養，當然不會做出此事。所以，我想和諸位討論一下，關於這件事的辦法，諸位可有什麼好的方法嗎？」

「我們有什麼好的方法，此事當然歸訓育主任一人負責！」反對男先生搜宿舍的同學在報復了。

「這件事總算是學校的事，大家應該共負此責，怎麼你們一些合作的精神都沒有？」

「什麼合作不合作，這都是小事，現在是黨義課，還是請先生教我們怎樣去打倒帝國主義吧。」好說的李用滑稽的口吻譏諷。

「你們真是樂天派，人家有急事，也不肯援手。」西先生失望了，只好書歸正傳。

「資本家強盛到了極點，就形成帝國主義，所以我們反對資本家，也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一種方法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第二天，西先生開全體大會特爲報告失竊事：

「在學校中發生偷竊事，這是很丟面子的——因爲個個都是知識份子，怎麼還能做出這樣事來。不過昨日宿舍中沒有搜出來，我想這雖是偷者不該，實在也是失者疏忽；現在有了這一次犧牲，正是給你們一個好好的教訓。以後各自謹慎。如再發生同樣事故，我是不負責的。」

「難道我的錢白失了麼？」倪輕自語着。

「奇怪——昨日他搜女生宿舍爲什麼不搜校役和娘姨？今天說了這麼幾句就算事了。」

校役是他乾爹，娘姨是他岳母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不要胡說了！」

不久，西先生病了！聽說是害相思病。對方是校中教手工的某先生。

6 國文教員

這位國文先生的身材，矮而且瘦，雖是四十歲上下的人，可是臉上有了不少的皺紋。他走起路來，有時倒還起勁，不過有一點勉強態度。

他在上課的時候，我們這班學生，一點不守秩序，談話的談話，嘻笑的嘻笑，可是先生很費力的，將一篇白話文逐字逐句的講了一遍。隨問學生道：

「你們懂嗎？」

「不懂，我再講一遍。」

這話還沒有通過學生們的神經系，也沒有一個說出可否的話，他就拿起課本子，重覆的講下去。下課鈴敲了，學生們慌了，來不及的將書塞在桌子裏，也不向先生行個鞠躬禮，飛也似的跑了。這時候只聽到嘈雜的人聲，和拍書桌子的工

說東工東的響聲，這樣看來，比大世界正在上座的時候還雜亂呢。先生望了望學生，夾着課本，很失望似的踱出了教室。

第二天，先生又在上課了。繼續講那篇白話文，偶然在句子裏發見一個樂字，他毫不經意的念了兩句論語：「仁者樂山，知者樂水……」看見「勞工神聖」一句話，又念了兩句孟子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

……

「你們讀過四書沒有？若讀過的，就明白這幾句話的意思了。」

這時教室裏空氣突然沉靜一下，學生們視線全注射在課本上；但是對於先生的話，面面相視，表示着莫名其妙的意思。

有一次，先生講帝國主義，他說：

「帝國主義是君主專制國家。說明白些，有皇帝的國家，就是帝國主義！現今世界上的帝國主義，則有英國和日本。因為牠們有皇帝啊！」

這時全班的學生，有三分之一在交頭接耳的討論着先生的說話。有位同學陳君，站起來對先生施行攻擊了。

「先生，帝國主義在三民主義上，不是這樣講的！」

先生笑了一笑，毫不遲疑的說：

「是的，帝國主義在黨義上，或者有別的解說，但我講的是國文，你要明白這一點！」

這位陳君，很不自然的坐下，臉上充滿着不服的氣象。我旁邊有一位王君，他是在別的學校闖了禍到這裏來的，胆子很小，我慫恿他起來抗辯。他說：

「我明白就是了，何必同他搗亂……：記了大過，那才不犯作呢！」

噹，噹……下課鈴敲了，教室裏照樣的鬧了一陣子，先生依舊失望似的夾着課本走了。

7 C 教師的滑稽談吐

鐘聲響過了後，教室裏陸續跑進幾個人；站在走廊上的一大羣兀自望着操場上，等待教師來；那幾個球將，還在操場上玩籃球呢！

教室裏看小說的人固然也有，但是並不想立刻就走，要聽聽C教師滑稽的談吐，免得跑了出去，也是同樣的無聊。

C教師看來模樣很神氣的一個人，他翻開了一本金邊的洋裝書；說：「婚姻制度」接着便講了一大篇理論。

C教師真乖！看着學生們不高興的樣子，他就提出問題來討論了；他說：「男子要結婚，還是女子要結婚？」

這問題果然打起了全室人的精神，男生隊裏就有一個健者答道：「女子要結婚！」接着有數起同樣的答案。

當時也有一位善於說話的女生答道：「男子……」——但給哄堂大笑截住了說不下去，她不好意思坐下去了！

C 教師便宣佈這問題的結果，並且說明他的理由：

「女子的黃金時代是青春時期，錯過了青春時期就不值錢，所以女子需要結婚；男子呢，年紀越老事業越有成就，一旦成就了事業，自有嬌滴滴的女郎願意嫁給你，你不嫌你老！」

一番話說得男生都是滿臉笑意，好像得勝的樣子，但是小姐們却是羞答答的抬不起頭，私下還在微嘆呢！

C 教師也是知情識趣的人，一眼望見小姐們難堪的情景，他就想起哄孩子般的話來了。說：

「有一天碰到一個大學生；他說：我是大學生！我的婚姻的人選是……却給旁邊的女學生駁道：沒有什麼神氣！我也是大學生呢。那大學生被她說得難爲情逃了！」說罷就聽見教室裏格格幾聲，是小姐們得意的笑！

教師乘機又講書，講了長長的一篇大道理，他曉得快是下課的時候了！便又

了一段好像笑話：「上古的婚姻制度採取貨物交換制，近古的婚姻制度採取金錢交換制，現在的婚姻制度採取愛情交換制，但是愛情交換制是最靠不住的方法，愛情這樣東西，目不能見，嗅之無味，不可捉摸的！比不得上古的貨物交換制；近古的金錢交換制，你這女人我是用牛羊換得來的；或是出了多少的聘禮呢！」說得大家一陣大笑，忘記了下課！

8 剃頭師傅

「噹噹噹……上課鐘敲了，綽號叫剃頭師傅的地理教員緩步走進教室。

「先生，你好呀？」李生帶一種很滑稽的口吻問着。

「李，放穩重些！上課時不許胡吵。」地理先生正色的說着。

「先生，你太不客氣了，怎麼罵起人來了。」朱代李抱不平的樣子說着。

「朱，誰罵人？你不要多嘴！不然我是要不客氣的。」先生紅着臉責朱。

「先生，人家爲什麼叫你剃頭師傅？」李笑嘻嘻的問着。

「李，你的功課預備好了麼？」地理先生裝着耳聾的樣子問李。

「你問吧！最多吃鴨蛋。」李笑嘻嘻的答着。

「亞洲最大的島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先生，剃頭刀吧！」

「哈…………」全教室的同學，都不禁笑起來了。

「李，你願意再念下去嗎？」地理先生氣的臉發白了。

「噯，奇怪了！我若是不願意念下去，我老早不來了。」

「你真是一個小流氓！」

「先生，那麼你是老頭子吧？」

「混蛋！滾出去！」

「滾啊，我是不會滾的。」

「滾！」地理先生板着面孔，跑下講台，用手拉李。

「放手！用不着你拉。」

噹噹噹……下課鐘敲了，地理先生只好忍氣吞聲走出課堂。

「剃頭師傅……」不絕的怪叫着。

9 趙老師

趙老師在T大學是有深長的歷史的，雖然是頭腦陳腐目光短了些。他所收藏着的滿肚子的中國文學，在多數國學教授中，沒有一個比得上他。他根據（一）資格老，（二）國學好，（三）年齡高的原因，在講書的時候，甚麼都肯講，什麼都會講。

他在上文化史的時候，忽然講到近代女子的裝束上來了。他說：「三寸金蓮，固然是步履維艱；但高跟皮鞋，恰好似獨立金雞。」坐在下邊的男性，除故意高聲喧笑外，紛紛探首望那坐在前排的女生的臉和腳。

退了課接着上的是文字學，趙老師既在一點鐘前博得全堂的歡笑，於是更興

高采烈地開始講他的文字學了。他說：「中國文字的功用，就在一字有一字的獨立的意義。幾個字堆砌起來，有幾個字連貫的意義。譬如「孫行者」的「孫」字，有孫字獨立的意義，「行」字有行字獨立的意義，若把這三個字連絡起來，就成爲西游記上人名的意義了。」

趙老師講到這裏，停住了他的口部活動，伸長了脖子，望望下面坐着的人，都在笑的笑，點頭的點頭；於是他繼續說：「近人稱家有淫妻的人爲「烏龜」這根本不通。你們要知道「烏龜」這名詞，在古時取其長壽，都認作好名詞。殊不知稱家有淫妻的人爲「烏龜」，實是「污閨」之誤。後來不察，以訛傳訛；烏龜有靈，所以氣得千年之壽縮爲百年之壽了。」

退課堂鐘響時，坐着的都起立，靜止着的都蠕動，閉着口的都在說：「趙老師滿腹經綸，妙語天下……」

似乎不僅國文先生們是這樣，英文教員們有時或許會比他們更可笑，更可憐，特別的是碧眼黃髮的教師，本篇所說的 Miss Gray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她是外國人，在本國某野雞大學畢業，雖然已經有了未婚夫，可是因為雙方家境都寒素，不能立即結婚，她不得已離了她的愛人，和可愛的故鄉，渡太平洋，來到這亞東的通商大埠——上海。仗着自己是外國人，經朋友介紹，到我們學校裏來當英文教員，預備藉此賺些錢，積蓄起來，做他們倆的結婚費。

她實在值得被人家可憐了！可是，同學們不能和她表同情，總是一味的胡鬧，亂說，說她的教授法不好，教本不好。其實，這都是英文系主任的主意，她想改變教授法和教本，那英文主任不答應；學生們看她不改變教授法和教本，就在上課時一些都不去理她，任她發問，求答，總是不理。她沒有法子，只有哭，在學生面前哭。有時她氣急了，說此後不再教我們，於是就不待下課走了；但是，第二天，卻仍然來上課，並且含着淚勸我們此後對她不要這樣。是的，好學生

聽了，以後一定不會再這樣對她，至少想到她的窘境，而會加以憐惜，在下課時安靜些；可是，不幸，她碰着了這種學生，她愈是這樣對待學生，學生愈當她是阿木林，好欺侮。這樣，一次，兩次，三次……：……學生們鬧，她哭，她實在沒有辦法，或許她在怨自己苦命，有時，她說到，或想到她的未婚夫，更不禁噙啣大哭。終於因了她會哭，同學們就送給她這個 Miss Gray 的雅號，實在的，這不是她的真名。

這樣，秋去冬來，每天眼淚洗面的她，倒在我們校裏住了二年了。在九一八東省事件發生後，她很和我們表同情說：「孩子們，你們現在在想解決成人還不能解決的問題，我很願意幫助你們，倘使你們什麼地方需要着我的話」。

果然，有一天，大約是耶穌聖誕前幾天，她叫我們各人寫一封信，詳述日人侵略東省的實際情形，並且寫着要求給與我們一些幫助，或同情，能夠抵制日貨更好！她把這幾封信，分附在她寄給朋友，和親戚的賀年信裏，寄到美國去，她

說：「這樣可以使我的朋友，親戚，明瞭這次日本東侵的真相，並且藉此一傳十，十傳百……或許能得到些小幫助。」自然，這雖是細屑，可是也是國際宣傳的一種，在這一點上，我對於哭小姐表示敬意和謝忱！

接着二二八事件暴發了，她就在那時回家，據說她現在已和她的未婚夫結婚而同居了。

II 綠寶石戒子

素來沒有講過中文，而到了課堂裏祇講英文的×教師，不必去探聽，就事實上也可使我們知道他在外國住得年數太多了，所以不會說中國話呢！他的英文的確說得很流利，而且在點名的時候也都用英文來註釋全課堂同學的名字，可知他不識中國文字的；然而他的確是一個中國人。

平時，他在教室裏，對待男同學雖面孔像鐵板，而對一般女同學，却總是帶着一種不敢過分笑的笑容，這也許是他的尊女輕男，別有見解和別有作用吧！怎

的不叫一般男同學氣憤不平，而對他沒有好感呢！

真奇怪！某一天，他來上課的時候，忽然發現他的手上戴着一隻綠寶石的戒子：戴一隻戒子本無足奇怪，而奇怪的就在這隻戒子，戴在左手的食指上。因此，便引起了全班男女同學的注意。在我們戀愛常識和追求學上，都知道戒子戴在食指上，是表示未婚而正在追求異性的時期，所以無謂的思考，便自然的盤繞於各人的腦海之中，也許是因爲受了好奇心的衝動，或是妬火的燃燒吧？

「難道他還沒有妻子嗎？看他已有四十歲左右了。」

「他今天戴着那隻綠寶石戒子在食指上，一定有意思。」

「我們應得注意他，去調查一個究竟！」

「他難道在想我們的安琪兒嗎？」

「看他的人也不像黃鼠狼想吃天鵝肉！休想！」

因爲這綠寶石戒子的發現，這一課，他在講的話，什麼都收不進同學們的耳

鼓之中，自始至終，一般的同學，視線都一致在射向他的戒子上去，有的在默默的思考，有的在交頭接耳的討論，全神都貫注在這戒子問題上。

當他走進了教室的時候，第一個發現他的綠寶石戒子的是位女同學，她對於他也在懷疑而告訴別的女同學，於是全體的女同學們也在注意他的戒子，似乎目的是就在爲她們而戴的。

這一天散課以後，男女同學，便大發議論；誰都面帶着一種忿恨的色彩，無名的妬火，在男同學的心坎上，熱烈的燃燒起來。

「赤老！他今天的戒子一定有意思。」

「啊！他會來這麼一套巴戲！」

「我們應防備他！」

「在我的理智上，我們的一般女同學，決不會被他誘服的。」

「這也未必可加以武斷。」

「對着女同學，笑咪咪，洋嬉嬉，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好東西！」

「混蛋！他也在追求我們的……」

以上是男同學們散課以後的議論。這一天，一般的男同學，走到宿舍裏，誰也無心看書自修，儘在談論這個問題。

同時，在女生宿舍裏，她們也在這樣的閒談着：

「他的戒子，自然在表示沒有訂婚。」

「據說他從小就到外國去，所以不會講中國話，也許他就因在外國的緣故，到現在還沒有 *Marry*。」

「看他三分不像鬼，七分不像人，有誰願意嫁他！」

「他下次上課，如果再戴這隻戒子，我是不去上課了。」

「他當我們什麼！」

「無非想……我們。」

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鬼樣的面孔，太不自量力了！」

這一天女生宿舍裏的談話，第二天傳到男同學的耳鼓之中，人心安定了許多，大家都在這樣的說：

「我們的女同學，究竟個個都是見識卓越的！」

「誰都神聖不可侵犯的！」

「祇白費了這鬼的一番苦心呀！哈哈！」

四十三個黑點

這課是李先生的國文課，可是上課鐘打了好久，也不見他來，教室內鬧作一團，有幾個學生等得不耐煩，夾着書本走了。

忽然門一開，一個老頭兒一步三搖的走進來了；教室內頓然一聲也沒有。

他把手提包放在教桌上，咳一聲。他咳一聲，我們鉛筆在練習簿上點一個黑

點，他慢慢地坐下來，向全教室的學生看一看，再咳一聲，然後拿出出席簿來點名，這時已過了十分鐘。

他一個一個向下點，聲音細而低，好像夏天蒼蠅落在酒瓶裏一般，有時有兩個坐在較後的學生喊着：「不聽見，不聽見！」他的聲音才略微高一點，但隨即又低了，比起初還要低了，如此把一百五十七個姓名點完，奇怪，點名的時候個個是到的，然而坐位上只有一百零三個。

他點好了名，長針又走了十二分。

他搖一搖頭，咳一聲，抽出書本，開始他的教授。他自己在書本上噲哩噲哩讀了一陣，有時頭擺起來，手舞起來，大約是讀到警句而得意的緣故。他放下書本，然後在黑板上寫了一黑板的字，字細得像蒼蠅頭，弄得一些近視眼的學生都跑到前面去看。他寫好了，坐在凳上看學生抄，學生抄好了，他從馬褂的袋裏摸出一隻黃殼子的手錶，大約是金的，他把錶伸在耳朵旁，拿在面前看了一眼，

又放在袋裏，向學生說道：

「還剩了八分鐘，早點下課吧。」

於是他提了手提包，一搖一擺的出了教室。

總計全課五十分鐘，遲到十分，點名十二分，早下課八分，只上了五分之二的課，而在這五分之二之內，聽了十分鐘，抄了十分鐘，並且在我們的練習簿上，有四十三個黑點。

六 戀愛方式寫真

I 神祕的作用

課堂裏坐滿了人，除了三五個人在唧唧私語外，其餘都靜悄悄預備着功課。

「喂！怎樣W先生還不來，鐘聲好像響過了呢？」S生似乎有點等得不耐煩了。

「鐘已經敲過了好一會，但是W先生還不來，這真有點出乎意外呀！我想，大約是他生了病，若不然的話，他爲什麼會不來呢？他從沒有請假或遲到過呀。

」S同坐在一張桌子的E附和着。

「討厭，我真不高興上他的課呢！真豈有此理，老是把難題目給我做，好像專和我作對似的。English我今天一點也沒有預備，不怕你們笑，我每次上這一課就要覺得頭痛呢；眼睛雖對着書本子瞧，而心却早已跑到大光明去了。假如先

生不來的話，那我真要念佛號謝謝天呵！哼，這撈什子學來做什麼？我又不靠他吃飯。」C似得意而又惱恨似的也加入了這談論。

「Z我們到後操場去散步散步吧，坐在這囚籠式的課堂裏真要悶死人呵！」他倆跑出課堂一蹶一跳轉向後操場去了。

「唉！C確是個聰明的孩子！可惜太不肯用功而且也太神氣了。」一個嘆惜者的聲音。

「是吓，如果她肯把聰明的頭腦，用在學問上去，將來一定會成就一個很有作為的人。這不是W先生說的嗎？W先生對C含有神祕的作用呢！」一個俏皮的嘲諷。

「真的嗎？你怎麼知道，C的意思怎樣呢？W先生誰都承認他是個才貌雙全的人物。哈，哈！那麼C還怕英文不及格嗎？啊，難怪他每次上課，對她總是特別注意，而且教法和我們不同，他總怕她不懂得。」

「怎樣不知道。我告訴你吧：W先生的堂妹和我的表妹同學，這話是她告訴我的，若問C是否也有意思，這祇有她自己知道，我們當然不曉得的。」

一陣格格的笑声，由遠而近，於是把他們的談話打斷。

「先生來了！上課罷。」一陣嘈雜聲。

一位穿着漂亮的西裝少年，笑容可掬的跑到講台上去，同時由他口中吐出幾句漂亮的話。

「今天來遲了，這可算是第一次呢！」慢慢地揭着書，眼睛向四周一渺，似乎有所觀察。

「怎麼樣？今天C沒來嗎？」各人的目光，因為這句話齊集在先生的臉上。

「她早來，因等得先生不耐煩，和S跑到後操場去打球了。」

「那麼你去叫她倆來吧！」

W先生若有所思，他不講話，也不教書。

「先生！今天教那一篇快教吧，要下課了呢。」學生不耐煩的叫着。

「哦，今天嗎？教 Second Book of observation [Thought and Expression 上的第十四課，就是…… Passive Conjugation ………] 口裏雖這樣應付着學生，而眼睛不時的向窗口外望；一陣急促的皮鞋聲，「咕格咕格」地跑進教室裏來了。

W 先生不覺露出了一絲微笑。

「C 怎麼上課也不知道，還要人去請，好大架子！」

「不是的，這祇好怪你自己不……」C 把那雙富有吸引力的眸子向着先生臉上一瞟，這樣強辯着。但是，下面說些什麼話，誰都聽不見，祇見 C 的嘴在嚙嚙動着；先生一點怒容也沒有，仍是露着笑容可掬的翻開書來和平時一樣起勁了。

又女校裏的書信，須由每一級組織一審查會審查後，才發給各人。於是一般有情書往來的，大受其障礙。有些聰明的，大施其聯絡手段，運動啦，請客啦，事情就得安然過去。有些呢，不免藉以要挾，或者竟不客氣地宣佈出來，笑話也就常常發生。

K女士誰都知道她有位情人的，但是絕沒有發現過一通情書，雖則每星期也有紅綠信封寫着她名字的信，他內容僅是幾句短句，或一首似詩非詩一類的文字，個中情形，局外人又都猜測不透的；真的，字裏行間，常是發現一些不相干的描寫，這個，確是使審查的人們表示懷疑。於是不但對K女士生了神祕的懷疑，並且進一步誓要打破這個奇案，不得不使審查會裏人員努力對此疑案了。

又是一個星期六了，在一堆發人幽思的信件中，又發現了一封給K女士的信，精神自然貫注於此了；但是審查結果，依然是和前二次信的情形彷彿，僅是一首詩一類的文字，字句又是首尾不甚聯貫的。原函是這樣的：

明月皎潔地懸掛天空；

天是多麼的晴朗幽靜！

三五點星兒閃閃搖動，

時光早已是萬籟俱靜！

法啞鈴奏起相思的曲，

國運偏又如此的多厄！

花好月圓已非時！

園林寂寞悲凋秋！

等候哪，天使來臨，

你記否？佳景良辰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三個臭皮匠及個諸葛亮。」在全體審查員的全神貫注中，竟發現了個中祕密，原來這是一封神祕約會情書，句子都是免強湊成，只重要着每

句頭一個字，就是：「明天三時法國花園等你」事情大白了，誰都感到事情的新奇，同時又佩服K女士情人的能發奇想。剎時間早已播傳全校，K女士也紅了臉被同學的笑語中包圍了。

3 雨傘的主人

在四季皆夏的島國裏，午後濃濃的陰雨，好像一個詩人的靈魂歡喜沉醉在美妙的幻想中一樣，紙油雨傘就成了那些忙着奔走生活的人們的寵愛之物，那些被金錢驅使的商人，在三個多月的雨季中，也很考究的製造出一種很精緻的雨傘來供給人們的使用，就是一種普通的雨傘，也是油光光的有三四種刺目的顏色；尤其是西城初校中學秋雲女士的一把雨傘特別精美，特別好看。聽說，是她的爸爸在歐洲一個繁華的都城買回給她的。她的學校距離家裏很近，她是早去午回，午去晚回。唯有在三個多月午後的雨天，怪討厭的，每天她到學校裏去上課，一把美麗的雨傘，好像她的良朋好友一般地追隨她的足跡；不知是什麼時候起，這把

美麗的雨傘已深深的刻在物理教員張先生的心板上了。

那位頑固的校長，對於青年教師和女生的中間，打成了一層厚厚的牆壁！不許男教員與女生談話，除了上課以外。但也不怪那位校長這樣嚴格，因為是那些僑生的腦筋太陳腐了，他們還是和十八世紀的思想一樣的；也常常在談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故事，但慈禧太后的人格究竟怎樣，他們還是不知道。男教員來教女學生，也認為是舊禮教的叛徒！他們心驚胆戰的把女兒送到學校裏讀中國書，差不多要校長寫一張保單在他們的手中才放心一樣。人們的**日本**來是很毒惡的，若是被人家吹了一點什麼風聲到她們家長的耳中，不但是教員的飯碗不能保全，就是校長的位置也根本搖動。本來在那裏層層壓迫的殖民地教書根本搖是不容易的。有一次，荷政府在一個學校裏檢查書籍與課本，在一個學生的作文簿上，檢查出了有「革命」兩個字，就把那改作文的教員捉去關了三個月，便逐出境了；同時在另一個學校裏，有一位男先生把一個未滿十二歲的女孩兒，叫了一聲「小妹

妹」，也被校董辭退了。張先生有點害怕遭同樣的不幸，把他自己找來的痛苦，緊緊的藏在心靈的深處，他的面色一天一天的蒼白，人也一天一天的消瘦，他的同事們還以為他患了貧血症，催他請醫生診治。其實恐怕世間上沒有一個醫師，會有這樣高妙的手腕來醫治他吧！

雨傘的主人——秋雲女士，那雙水晶珠的眼睛，與一根葱的鼻子，就是引燃張先生心頭情火的原料！他本來是個態度冷靜的青年，他的心中不知怎樣燒起了洋水與海水都不能淹滅的情火，因為環境的惡劣，但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方法可以把他心頭的火燄爆發出來。因此，苦悶，憂愁，煩惱，無聊等，都和衷共濟的向他微弱的心靈進攻，加以一種殘忍的相思，也無情的蹂躪他，他已經許多次數不能拒他的夢想，有時他堅絕的拒絕誘惑，可是誘惑更強，而他比平日更弱了！

他本來不愛吸香烟的，現在常常可以看見香烟在他的鼻管中放出濃密的煙霧，他想把閒愁化作青煙消散在無際的天空。可是煙霧還是團團轉地圍繞着自己，

這種長長的煙雲，似乎籠罩了他灰色的命運，他好像沒有方法可以逃出來一樣。

在一天大雨如注的午後，他憑窗默坐，但誰也不知道他的心中在想些什麼。

當他宿舍的前面，一排深綠的香蕉樹和椰子樹，牠們都淚水汪汪的呆立在陰沉的天幕之下；他那雙羚羊般的眼睛，穿過椰葉縫裏，可以看見馬路上的行人張着雨傘在大雨中經過，他不禁又聯想到秋雲女士那把美麗的雨傘了！他寂寞的心兒，一時又沉沒在悲哀的夢想中，窗外一種雨打芭蕉的聲音，好像是無情的冷彈子強烈地擊在他的心版上一樣的疼痛！他的四周似乎布滿了恐怖的空氣，他的眼淚也莫明其妙的陪着窗外的愁雨一般的落下來；他從衣袋裏摸出一條白絹手巾，輕輕地揩乾了頰上的眼淚，又燃起火柴抽着香煙。因為抽煙是他唯一消遣的方法。煙霧充滿了一間低矮而光線又不十分充足的屋子，他一邊抽煙，一邊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目光死死地釘在地上，一種無紀律的思想，像泛濫的洪水一般的在他的腦中逆流着；他又橫倒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白色的帳頂出神，忽然一朵未滅的香煙

灰落在他的左頰上，竟燒了一粒黃豆大小的疤痕。但他自己好象還不覺得有這回事的一樣。他的神經錯亂，已經到了什麼程度，也可想而知了。

那天他的課上完了的時候，回到宿舍睡在床上修養他那疲倦的精神。一種熱烈的幻想在他的腦中盡量地飛馳的時候，忽然隔壁房子裏的席女士發出一種呼喚僕人的聲音來：

「仁娜，仁娜！快來替我把秋雲小姐的一把雨傘送到學校裏去，這是我剛才借過來的，快些，她要回家了。」

他聽見這種聲音的影子中夾着秋雲的芳名，他即刻從床上跳起來，三步當作一步跑出了門外，他看見那柄美麗的雨傘已被那個粗魯的僕人握在手中，他拼命的趕到門外叫着：

「仁娜，仁娜！我要到學校那邊去的，這雨傘我替你帶過去好了。」

「不！這是秋雲小姐的雨傘，席先生要我送過去的。」

「我知道的，我替你交給她就得了。」

他接過了那把雨傘，緊緊地握在手中，好像是握着他自己的生命——他走出門外之後，他才發現自己的身上僅僅穿着一件白色襯衫，與一條短褲。他平常本很愛漂亮的，但這時候，他什麼也不管了，只是拚命地向學校那邊奔去。他那雙羚羊眼珠在學校的周圍打量了一下，但不見秋雲小姐的影子在他的眼中發現，頓時一種失望束緊了他的眉頭，他只是把一柄可愛的雨傘輕輕地豎在辦公室的一角，便跑到那扇窗門外去看，原來秋雲還在課堂裏埋頭伏案做作文，當時一種莫明其妙的快樂從他的腦中升起，把一種失望的悲哀却消滅無痕了。他木偶的站在外面癡癡地等待着；他的心中暗想，他想藉着交雨傘給她的時候，鼓着勇氣把這把雨傘交在她的手裏。他畢竟鼓着勇氣，走到她的跟前去，輕輕地問了她一聲：

「密司王！你的作文成了嗎？好快。你午後四點鐘到學校裏來嗎？………呵，這是你的雨傘，是席先生請我替你帶過來的。」

「謝謝，先生！」她行了一個鞠躬禮，低着頭，接過了雨傘，夾着書包從綿綿的細雨中回家去了。他失望的目光，只得隨着她那苗條的背影送去。

4 瘦猴小李

瘦猴小李據說還是×大學附中的高材生。他有頗長的面頰，高瘦的身材，兩腿且會踢幾下足球。凡是×大學的同學，只要提到「瘦猴」兩字，誰都知道就是「小李」。

不過有件例外，也許是瘦猴小李平生的一件憾事：便是東宮宮禁森嚴，以致小李無法使一般女同學們拜識自己的大名，以便從中解決終身大事。

春來了！屋簷上互相追逐着的貓，一夜夜的叫到亮；枝頭小鳥，也不怕孤獨者的嫉羨，很活潑地一對對的偎依歌唱着。多情種子的小李，歷此可愛而又可惱的春景，在他心弦上所感到的除了「難受」之外，再沒有其他的成分！

「難受」「難受」，真「難受」不過了！於是他便拿出勇氣來幹了一場全校

蘭動，傳爲佳話的富有詩意的美事。

禮拜六的下午，東宮皇后×女士，突然接到向她求愛的一封信。略謂：皇后賽過胡蝶的美容，「豐若有餘」「柔若無骨」的體態，怎樣足以令他忘寢忘食的欽慕！又幸天假奇緣，同校讀書，彼此應怎樣的抓住「黃金難買」的青春，不要讓牠白白地渡過。末尾，他還拿出自我介紹的精神，說他自己的人品學問，是如何的足夠爲皇后好友的資格。謂予不信，請於星期日上午×時×教室第三排座位恭候觀光，務乞皇后移玉賜教是幸云云。

皇后經過一番深思之後，果於翌晨移玉觀光，確見一位西裝革履，正神氣十足的唸着英文的青年，恰在第三排座位站起來招呼她；然而她只是好像下了個「原來就是閣下」的意識便立刻迴鑾了。

星期一，正迎着禮堂正面的一塊揭示榜上，真是意想不到的會令剛做紀念週出來的全體學生，一個個的昂首爭看上面貼着的玫瑰色信箋，藍墨水寫的一封信

書信，便是皇后×女士所接到的求愛信！經大家由所署別名及字跡推測，原來就是我們的瘦猴小李所幹的美事！

接着那天又剛逢着數學小考，瘦猴小李的白卷上，好像他得了神經病似的會這樣寫着幾句：

「先生題出棘，學生不能答；高興給幾分，不給也就罷！」

5 她

這是早三年前一個明媚的春天的事了，當我們正在一間長方形的教室裏面，正在那裏聽彭先生起勁的演算公式的時候，忽然教室門砰的一聲打開了，一位教務課辦事的趙先生，帶了一位約略十四五歲的穿得很時髦的摩登女郎進來，指着要她坐在前兩排的中間，於是趙先生又向數學先生打了一個招呼，就出去了。彭先生雖然仍舊的把他尚未演完的公式繼續的再演下去，可是，一些男同學便都不安起來，不是交頭接耳的私談着，便是用紙條代無線電報的打來打去；總之，大

家的注意力完全在她一人身上去了。弄得數學先生，也沒法制止，雖然再三的說：「這幾個公式，是非常要緊的，請大家注意一下！」但是結果呢，是不發生効力的，直至打了下課鐘，一些同學才慢慢地散了。

她的確是太惹人注意了！不但她的身子是比別人來得婀娜，就是眼睛也格外的比別的女同學要活潑，傳神；她的舉止，又是這樣的大方，交際又是這樣的廣闊，所以一般男同學，都竭力想方法去和他親近，親近。而她也抱着「朋友不怕多」的宗旨，去和他們交際。所以不到兩三個星期，大家都就認識她了，雖然最親密的同學，也不過只有幾個。

她最喜歡唱歌，打網球，跳舞，騎腳踏車；她的歌音分外比別人來得悠揚，婉轉，動聽！所以當音樂教員黃先生在那裏指揮唱歌的時候，大家總是不約而同的停頓下來，聽她一個人單獨的唱，弄得音樂教員不禁好笑起來。而她的胆子，的確比別人來得大，她竟不動聲色的仍舊唱下去，所以一些男同學，時時都得他

享這種耳福的。

她學腳踏車，必須男同學替他扶車子的，因此，一些拜倒石榴裙下的男同學，不但時時爭着去替她扶車子，並且還每當晚飯的時候，總是預先到那腳踏車行去把那架女人坐的腳踏車租來，自己坐上去兜了兩個圈子以後，便好像她的身子有很強的吸力似的，會把那人和車子一同吸到她身邊去的。並且口裏喊着：「密司錢！騎車子麼？」她當然是不客氣的了，可是她騎着僅能走幾尺遠，就會倒下來的，幸而總是有幾個同學，會跟在她的旁邊的，所以不會發生別的什麼危險。有時就是不幸的跌下來，也不是被你抱着，便是被他摟住的。可是，有一次却太不幸得很，這是因為她騎車子的技術，進步了的緣故，她現在竟能走幾丈遠以外，不要人扶了，所以一些男同學，也比較的稍為放得心下；誰知事出意外，走到兩個圈子便連人帶車的翻了一個筋斗，弄得一些男同學大笑起來。

她現在是脫離學校生活了。聽說，前次北平章君寄來數十元，要她到北平去

，她本來動身到南京了，後來因為漲水的緣故，津浦路不能通車，所以只好又回到上海來。聞最近諸君也自安徽寄了數十元來，所以現在又到安徽去了。

6 兩隻桃子

幾千年傳下來的男女間的鴻溝，仍然根深蒂固的存留在我們的校中，所以我校雖然男女同學，而男女間差不多談不上什麼交際，非出於不得已，男生和女生差不多不談一句話。

女生們天天早晨夾着書，三三兩兩的從女生宿舍走出來，規行矩步的踏進課堂；面部的表情是冷若冰霜，態度的尊嚴，活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。在課堂裏，除非她們人多，才可以聽到她們唧唧嚶嚶的互相交談，否則她們總是噤若寒蟬，男生們因此也大多敬之如鬼神，不願意去招呼她們，免得自討沒趣。

話雖這樣說，但是也有例外，學校的運動選手，却常常能夠博得她們的青睞；並肩的走着，相依的坐着，很親密的互訴衷曲，都是常有的事。還有，她們似

乎都十分富於鄉土觀念，尤其是那些從遙遙數千里外特地跑來求學的女生們，所以她們對於同鄉都另眼看待，不但有相當感情，而且還十分團結。

這種情勢，一天一天維持下去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直到最近才起了一些更動，這種更動，正好像在一條平靜的河流上因了一陣風而引起的一些波浪，風很快的吹過去，波浪也自然而然的平息。

有位富於情感的西君，到校不過一年，他看到校裏這番情景，就認為這是一種畸形的狀態；他抱定主張，要打破這歷來的惡習慣，替後來者闢出一條新路子。

恰好，校中有位王玉女士，是他所欽慕的；於是他就對她施行他的策略，以求達到他的願望。

西的願望說來也十分正當，他只希冀能夠和玉作友誼上的來往，大家以同學間應有的態度，去探討高深的學理，研究有趣的問題。

兩三番好意的問候，殷勤的招呼，都打不動對方的心；然而西君那一顆燃燒着的心，仍然奔騰不已，那一腔澎湃着的熱血，依舊急流不息。他運用他的智慧，提起一枝生花妙筆，寫出他的輕愁，他的薄怒，和他的纖弱的心靈所懷着的一些兒願望，他就借着校工的手把這封信送給玉。

信發出了，西却陷入濃雲和密霧裏，他昏昏沉沉的懸想着那縹渺的將來，他時時刻刻都在留心着盼望着玉的回信，他自以為那封信至少總可以博得她的一點同情。

當天的晚上，回信來了，但並不是玉女士所寫的，却是一封堂堂皇皇的公函——發自校裏某某同鄉會。裏面的大意是說，西君侮辱了玉女士，現在要西君在廿四小時之內，登門道歉，否則報告校長！

西君脆弱的神經受到一個莫大的刺激，他深悔自己的鹵莽，他也深恨他還不認識他自己，因為他既不是雄糾糾的運動家，又不曾鴉舌的言語，憑着一點熱情

，有什麼希罕。

他想，這樁事情，既然不成，不如早些順風轉舵。他趕緊到附近店裏，買了兩隻桃子，親自送到那個同鄉會的辦事處去，請了負責的人，召集一個臨時大會。

王女士和她的許多同鄉都一一走來，西君一面把桃子分請他們吃，算是替王女士壓驚，而請她的同鄉做陪客，一面說着道歉的話，希望王女士特別原諒。

桃子消化在各人的肚裏，一場軒然的巨波也安然平息。

7 練習小楷

「孟子曰：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陸維一邊練習着小楷，一邊說着。

她的話聲停後，立刻竄出一個祺來，她是以善辯爲名的。

「那末，維！你快些求你的放心，把欠了的許多幾何習題作了呢，下星期二

又要小攷了。」

「祺，你怎這樣的不識相？她練習小楷還來不及呢！這幾星期來，她差不多日日寫的。從前先生要我們交了記分數的，她倒亂塗，現在你看她寫得多正經，你不知道她要練好了，和葛君通信嗎？」坐在維後面的荻說着。一邊在清理她的書桌。

「唷，真的，她和葛君幾時認識的？」祺停了演習幾何題，回過頭來，笑着問荻。

「祺，你不要聽她放屁，誰願意和葛君通信。」維的臉，微露些紅潮，低着頭，仍在正經的寫。

「不，不！有一次不是你說過你很傾佩葛君嗎？他非但排球拍得精，他作的小說，又深刻又動人嗎？」荻得意地說，滿顯着她勝利的笑容。

「怪道維的排球，也愈拍愈精了！」祺說完，回過頭去，仍做她的幾何題。

「祺的耳朵也太軟了，給他一說，就相信得要命，你不知道荻這個人專會搗鬼的嗎？」維還竭力的在遮飾她自己。

我聽了就大起不平，因為前天傍晚，我在門房間收信處看見一封署名「葛」的信，上晚課時維拿進來，坐在她隔壁的娟問她誰的信，她說是弟弟的信，所以我就高聲的說：「你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應該問她要她所說弟弟的信來瞧！反正我們的哥哥，弟弟，姊姊，妹妹的信，都公開的。」

「那末你們要我公開也可以，不過裏面如有特別重要的事的信，我當然不願意……」

她還沒有說完，教室的門，呀的一聲開了，進來一個聽差，手中拿着一張便條，上面寫着：「陸女士」。他粗聲的問我們：「這裏有不有陸女士？一個姓葛的客人來訪她！」

我們的注意力，立刻集中到維紅暈的臉上，她本來從容的態度，這時窘極了

「祺還打趣似的說：『是誰人訪她呵？是不是她的爸爸或媽媽？……』」
「維」只裝做不聽見，跟着聽差，急促的去了。

她出教室不久，祺提議去看她對葛君的態度怎樣？荻和別的許多靜聽着的同學，都拍手的贊成。正立起了身打算走，忽然和維一房間睡的玻，冷冷的說：「葛君剛才第一次來訪她，你們不要使他們倆人太難受呢！況且，你們也有男友來訪的，有甚好奇呢？」這些要去的同學聽了，只得都快快的重複坐下來，有的開始唱電影上的歌曲，有的懶懶地伸腰，打欠，百般的顯出她們的無聊。

「噫……上課鐘打動了，過了些時，維急急的進來，面上還餘薄薄的一重紅霞，手中拿了兩本書。

「維！談得甜不甜？」

「維！這幾天你的面色很紅潤，真有些像喜氣沖沖！」

「維！你感到和葛君離別時的戀戀不捨的滋味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她們又酸又醋的話聲，充滿了全教室。

和維一房間睡的玻，獨正經的問她：

「維，手中甚麼書？是不是葛君送給你的？」

「他介紹給我讀這兩本，因為裏面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。」維也一樣很正經的回答。

我們聽罷，立刻都好奇的擁上去瞧，祺很快的搶了先看，說：「是兩本愛人給你研究的小說書，我猜裏面定有許多寫Howe的小說。」

「又要來搗鬼了！難道祇有我的愛人可送我書，我普通的朋友，不可以的嗎？」維半怒半喜的說。

「好，證明來了！你同房間的玻，也是葛君普通的朋友，她比你先認識，而且和葛君一樣的很喜歡研究小說，他為甚麼不贈給她呢？」荻提高了喉嚨說。

維撲喇的笑了，連忙拿兩手掩她的面，高聲說：「不和你們辯了，愛人就愛人，你們自己，……………」

先生跨進了教室門，伴咳了幾聲，直往講台上走。

8 校園裏的發現

我約同學瑛到學校的花園裏去，看有沒有新開盛的美麗的菊花；我們被小致緊緊的連累着，有四五天不到校園中去散步了。

瑛一聽見說「到校園裏去」，立刻快樂地跳着說：「快去，快去！我真覺得我好似忘了做甚麼事，原來那可愛的校園，我忘了去拜訪了！」

瑛是最愛遊校園的，她空閒的時候，總是在校園中消磨她的光陰。假如她高興還時時拿了兩根枯樹枝，去捉除花中的蟲；或埋些泥土在上面，若樹的根露了出來。她很勤奮，對於校園中的任何那一樣工作，實在的，她是和校役阿三一樣的專心管理着花木。

「你看，前面那些菊花美麗不美麗？呵！這裏的空氣，又何等清新。我的塞了的鼻，這時也通了；你想，我們應該多在校園中遊遊呢？」瑛指着前面的許多菊花，微笑着，望着我說。

我不回答她，祇凝神地望着那些盛開的，和含蕊的菊花。

我們緩步走着，回到菊花叢前的椅上坐下，欣賞着那些秋菊的佳色。瑟瑟的秋風，從四面吹來，我們非但不寒戰，而反覺得牠很涼爽；加之，風中又夾着菊花的清芬的，和甜密的香味，使我們陶醉於其中，而不忍遠離。

這時的我，快樂極了！被作文熱紅了的臉，也平和了。我默默地讚美着自然的景色，實像和青春時期的，多情的，少年須要情人來調劑他的悶愁，一樣的熱烈而重要。

瑛忽的輕輕地推着我的身子，低聲說：「你看！冬青樹後面有一個人，盤膝坐在地上看情書。」

我仔細地一看，果然有一個穿藍色大衣的人坐在地上低了頭讀着，我雖看不見她面上的表情怎樣，但我猜測她一定很快樂的，因為她正微點着頭，目不旁觀的專心地看着呢！

「你瞧！」瑛復說着，帶了驚奇的色彩。「她不是維女士嗎？放夜學後，在宿舍中，我正遇見她穿上了這藍色的大衣呢。」

「不會是維女士吧！」我同瑛一樣驚奇的說着：「她不是說她沒有情人的嗎？她曾對我說：她是不歡喜有情人的，有了情人，要不專心於求學的。她說如有了情人，一星期至少要讀三四封情書，而自己，至少也要回答他幾封。她又說寫給情人的信，比作文還難，因為作文可以空論的，你要怎樣寫就怎樣寫，冷，淡，熱，烈，隨你便的；但是情書，那就難了，寫得太冷淡了，要使對方不快的，太熱烈了呢，要……總之，我不歡喜有情人。你想吧！她是這樣的人，會有情人嗎？她對於功課，用心得要命的。她也會反對我，說我把寶貴的光陰，

「空費於一封封的情書上！」

「但是不對，你不見她這幾日變了嗎？早晨到課室，比我遲遲；上晚課，她又時不到，問她時，總是說頭痛；先前我是相信的，因為她太用功，或把腦弄壞了；但從昨天起，她的話我是不相信的了，我知道她定獨自繚着寫情書！」瑛得意洋洋的說。

「甚麼？你不相信她頭痛嗎？你又不是她，怎知道她的頭不痛呢？」晚風吹得我說話愈興奮，「我不是替她辯，她實在是一個很老實的學生。……」

「我不用和你辯，我不用和你辯，反正事實會證明的。過幾天，看你還能說她是一個老實的學生」。瑛搶着說，她似乎不像方才那樣高興。

「……」我默不作聲，祇想着維到底變不變，會不會她也已有了情人。

簌簌的幾聲，那矮冬青後面的人站了起來了。她開始慢慢的走着，低着頭還

在看信。

這人行近我的時候，我的眼睛告訴我她是維，於是我說；「維女士，你獨自一人在散步嗎？這園裏的空氣很甜蜜吧！」維的臉上，立刻泛起紅潮，看她很羞怯，又很像沒處給她躲藏似的。我想不要使她難爲情，接上去講些別的話吧。但一想她的所以僞促，無非是她還沒慣。「維女士，你的情書可給我看看嗎？我們的情書，都是公開的啊！」我又說着。

「維不是很老實的學生嗎？那裏有情書給你看呢？你不要瞎說……」瑛急急的說着，掠着她長長的被風所吹亂的鬚髮。

「你們都是壞東西！我不歡喜聽壞東西的話的。」維打斷了瑛的話，「我要到會食堂吃夜飯去了，晚餐的鐘，立即要敲了。」

「哦，這幾天你的胃口很好吧？」瑛調皮似的說。

「壞蛋！坐在這兒窺探我！」

我們方要和她辯，她一步一步的開始向前走了，回轉頭對我們說：「你們並不是窺探我，你們是在這裏欣賞秋菊啊，你們是陶淵明第二！」

維的邊說邊笑的聲音，在沙沙的皮鞋聲中漸漸遠去；她的嫵娜娉婷的身形，也漸漸模糊，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

「維變了，維真的變了，維到底變了！」我不禁說着，當晚鑿的鐘，衝破着靜寂，發出牠「噠噠」的宏亮的聲音在冷靜的空氣中。

七 雜錄

「東鱗西爪

「師生合作」，這四個字的滋味，在週報上，在講堂裏，在辦公室中，隨處可以看到，聽到，嘗到；這是××學校最足以誇示人不同的地方。

遲到註冊，這是有荒學業的，所以教務處不得不這樣規定：每人每日須加繳註冊費一元，（以五日為限，五日以上與五日同，）不論無故與有故，一律看待，這足以表示學校當局的一視同仁。

雖則是九月十五日開學的；雙十節後，儘可來校報名，繳費，註冊，這並不是貪圖些收入，學校當局是素以救濟失學為懷的。

* * * * *
一輛，二輛，汽車風馳的來了；三輛，四輛，汽車風馳的去了，這是我們貴校辦公人員懷着意外收入上千的遲到註冊費，到青一色酒家或一品香分羹去的。

* * * * *
這大概因為塗雪花膏不夠，還要吸收些黑板上飛散出來銀色的粉筆灰吧？不然，上課時女同學爲什麼總是坐在教室的最前排呢？雖然這個學期學校當局尙沒有文明規定。

* * * * *
在圖書館的電光燈下，我們也能看見很多的大學小姐在那兒埋頭用功。但是，也有許多是趁此機會和她們的男人親熱一下的。

* * * * *
有一天某先生講文學概論，他說：「你看那雄雞的羽毛罷，長得比雌雞多麼

美，牠們的屁股總是花花綠綠的，這是牠們用來引誘雌性的。但是，我們人類，就不然了；人類總是女人愛打扮得比男人美麗來引誘男人；和雞適得其反。」他說後，聽者都輕輕笑了，有兩位小姐也嘆喇地面面相覷了一下。

* * * * *

某日有一位文學系的朋友告訴我，他在上班時偷瞧到一位坐在他前面椅上的小姐寫一張紙頭；字是小到瞄不清，窮其目力，只瞧到了幾個字是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。」

* * * * *

有一位法律家的教授上課愛笑，學生們看見他笑也都要笑，有時竟無緣無故地要笑上三四分鐘。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每每這個時候，小姐們並不爲這暗示所動，反而怪莊嚴地坐着。因爲她們一加入笑聲的話，恐怕這三四分鐘的笑會延長到半點鐘也說不定。

* * * * *
最近無形中舉行了一次社會心理測驗，就是在一個星期內前後請了兩位學者來演講，一位是哲學家，一位是政治學家。但聽講哲學的人比聽政治的人多到一倍，連小姐都把高跟鞋踢到椅子上去看。這是他們感到哲學的興味比政治學濃厚嗎？

* * * * *
最近江地方某大學的當局諸公，看不慣學生們的生活，特地聘了幾位學行俱佳的能員，駐在各宿舍負責指導，號曰生活指導員。

* * * * *
學生們除了集會時要恭請生活指導員到席外，通常是不能仰望顏色的；而指導員也貴忙得很，常常駕出，絕不和學生們接觸。他不把學生生活放在心上罷？不，這未免太侮辱了他，也許是學生生活已臻至善，確是無可指導了。

廁所裏的電燈壞了，一個個學生有跌在尿槽裏的危險。一天兩天三天……過去，電燈仍壞，黑暗依然。某好事同學忽想起本宿舍尚有所謂生活指導員者，於是便去找，好容易找到了。

「廁所裏的電燈壞了，一個個學生有跌在尿槽裏的危險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這些於我們生活上大不方便的事都不知道，你吃了飯幹什麼？」

「唔！」

第二天，廁所裏的電燈放光了。

* * * * *

學校是窮得很；校長上南京索費去了。

學生無意中看到發薪簿，助教們六七十不等，而生活指導員則赫然每月二百元也。

據說：「生活指導員是和中學裏的訓育主任相當的。」
學生們恍然大悟。

* * * * *

在幾個同學閑談中，某同學無意中靈機一動，對另一同學——在場或不在場——賜了一個俏皮的雅號。這雅號在其他同學噙笑中通過了，於是便形成了綽號。

D君是一位用功朋友，而且性情孤介得很，大家便稱他「老夫子。」

F女士又醜陋，又不時髦，真夠人作嘔！一陣怪笑中「十八世紀」的綽號誕生了。或曰：「尼姑」比較確當些，這也佔了相當勢力。

還有一位叫「遺精博士。」

* * * * *

據觀察實驗（？）的結果，教授們的臉孔苦眉苦眼的居多。

只有一位是例外，他上講堂時，口角總抹着一絲微笑，眉毛忽上忽下活像汲水的吊桶；尤長於面部表情，喜怒哀樂愛惡欲都可以做作，真所謂氣象萬千。

另一報告，教授們大概是很穩健的。要請教他們對現實的狀態有何高見，他們總是極力避免。

有幾位教授在講堂裏真像活死人一般。從上課到下課，他們老是捧了一本講義噤哩咕嚕的念着，坐在前排的人勉強可以聽，稍後的只見他們的上下唇在顫動着。據一位見解高卓的同學說：「這是學者態度。」

若不是掛了羊頭賣狗肉，包叫你開大會時只有幾個委員老爺出席。老爺們心知其然，便異想天開。

皇皇的佈告出來了，哄動了遠近的非老爺：

「茲定于本月四日下午七時假本校大禮堂開同樂會，略備茶點，綴以餘興，

希各同學準時蒞臨，共襄盛舉。」

果然一批一批的人按時投奔大禮堂去，老爺們當然以笑臉相迎。桌上是滿堆着香蕉，蛋餅，梨，陳皮梅，非老爺們爭先恐後的入座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擡上忽來了一位主席；更驚奇的，司儀的忽鼓起嗓子喊「全體肅立」「恭讀總理遺囑」「靜默」啊！原來這又是什麼全體大會。

不管司儀的喊什麼，吃的工作總很順利地進行着。會章就在這剝香蕉，嚼蛋餅……之空氣中逐條通過了。

主席下檯，某君二胡獨奏，全場精神爲之一振。

接着是某女士的清唱，一齣方罷，只聽得四座的「再來一個」聲聲不絕。

* * * * *

在××大學上課的第一星期，除外國教授準時上課外，其餘都在第二星期開始教授，告白上貼着幾張「清一色」的佈告：「×××准於下星期×正式上課此

佈」；此後，時常遇到的，就是有時跑到校裏，在告白上發現一張佈告：「××教授×××先生今日有事××請假一天此佈」。於是不遠千里而來，空走一趟；不願薪水折扣的教授，想出補授的方法，這倒不錯，使學生學業上不受損失；不過補授的時間，學生是否有空，是一個問題。照理教師可以補救，學生缺課，也可請教師補救；我很懷疑着這也許都是做Professor的格式。

圖書館和石庫門房子的客堂，差不多大小，裏面陳列着幾部大辭典和雜誌日報，關於學術研究的書本極少，在A課目上課的時候，上B課的學生沒有地方去休息，只得圍聚在那裏喝茶談心，肅靜無聲的圖書館，一變而為衆聲喧亂的茶肆了。

上課了，Professor X先生挾着幾本硬面的西書，很神氣地衝進課堂裏來了，

像開留聲機一般，把他手裏一套法寶，東唸幾句，西講幾段；學生在下面好像靜聽着，實則男生正在將他的面像速寫在摘記紙上，女生正在寫了小條子傳閱着。末了，Professor X 先生道：「Any Question？」他覺到沒有回聲，就在下課鈴的前十分鐘前散課了；這樣的乏味，使一般闖老，繳了這 Course 的學費，而不高興讀了。

○教授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，宣佈所用的課本；「我的 Text book 是 $\times \times \times \times$ ，是讀這 Course 最便宜的一本書，價洋 $\times \times$ 元 \times 角。」繳了五六十元的學費，還要四五十元的書籍費，講義費，雜費，大學校真是多造成的，窮人的子弟，恕不招待；畢業後是否能找到三四十元的事，恐怕還是一個問題。

所謂大學教育，原來如此！

* * * * *

爲要懂得一點普通法學常識起見，所以本學期要緊緊地選讀了一課法學通

論；這和爲了學分而選讀的課程，自然有些不同了。

起初聽見說：今年法學通論的教授，是一位雙料博士，法學博士還兼着哲學博士，並且歷任國內各大學法教授；這樣由他資格和履歷看來，學問的淵博，當無疑義了。

然而事體總有出人意料之外者：這我聽見這位博士教授的高論之後，又不得不使我流於失望的深淵了；原來這位博士是如此的，實在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，上起課來，儘是亂說，語無倫次，一無頭緒，寫起字來，尤如蟹爬，啊！博士教授，原來是如此的嘛！

教授既然如此，學生當然也隨便起來了。因此，教室裏面，則儘出現些花花絮絮的事情了。看畫報哪。打瞌睡哪，看小說哪，互相談話哪，胡鬧哪。形形色色，無奇不有。當真是聽講的，可說是絕無僅有，這位教授所講的說的，恐怕只有牆壁能夠感應了。

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教授當然感覺很苦的，既然是自講自聽，何必要苦着嘴苦着腿費着神做這種徒然的事情呢？在學生方面當然也極感煩悶，坐在教室裏，既然是無所獲益，又何必必要苦着屁股，和板凳拚命呢？這豈不都是傻子的舉動呢？

哼！說他們是傻子的人，自己才是傻子呢！要知道，現在的教員的目的，並不一定是教導學生，或者是傳授學問，所以學生們不聽，儘管可以；祇要飯碗長長捧牢，或者是薪水拿到腰包就是了。

那麼現在的學生，又是怎樣呢？說來也頗奇怪；誰知他們到學校裏來的目的，也不是爲了什麼學問的探討，以及道德和品行的修養。所以教授拆爛污，也儘管可以，只要學了半年學分到手，讀到四年，領着文憑就算了。所謂文憑，就是他們唯一無二的目的了。

中國有句俗話：「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。」如拿這句俗話，來譬做我們

現在的大學生和大學教授，那才是一點不錯呢！有了這種專門爲文憑的學生，所以也有了這種專門爲銅錢的教授，這的確堪稱是一家人。

2 回憶

離開學生生活已整整一年了，有時使我由回憶而眷戀；有時則使我詛咒，痛罵！誰不是這麼說：學生是每個人的黃金時代，過的是粉紅色的安樂生活。是的，半點不錯！只可惜大部份的人都把它從夢裏拖過了，至少我可自己是這麼感覺，而且懺悔！朋友，這並不我是有意的中傷我們自家人！

要浪漫才是風流人物，於是雪花亂飛，風雨狂臨的時候，身上却着了一件單長衫，脚拖着睡鞋，甚至拖着奴化的廣東木屐，帽子歪戴起，縮瑟瑟地踱進課堂去，這才是學者風度，這才使人家注意，惹得女同學笑逐顏開。有時候衣服果然着得漂亮，但換下的髒衣，却竟懶得叫茶房拿去洗，一件件儘管往床底下塞，久而久之，穢氣也就充滿了宿舍，使人作嘔。繳了飯費，有時候却不高興吃飽，

反正肚皮餓了，門口頭有的是館子，炒麵固好；餛飩，湯麵，也頗聊可充飢，一盤兩盤往肚裏送，眼記在簿上，挾了書本轉身跳，這也就額外養活了好些小販。

說現代的學生不用功麼，那真有些冤枉！大便間，蹲在馬桶上的同學，幾個不手拿書本，用心地在閱讀。上紀念週或是聽學者講演，又誰不挾了書，一面在聽講，一面在看他的書。甚至用膳的辰光，也有拿了書本，擺在桌邊，一面看，一面吃。這些，不是用功的表現麼？天曉得！

教員不好的天然是要趕跑；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全以教員的程度如何爲趕走的標準。若果教員架子辣，考試不通融，不准在課堂裏看情書，話情懷，那他便要當心！學生不說他的口才不好，便會指摘他編的講義不通，甚至會誹謗他的人格，吊××女同學的膀子！那就糟了，只好捲起被包跑，是誠冤哉枉也。校中有了風潮，或是國家出了亂子，於是大家高興極了，感情一衝動，理智丟開不管，橫

來一陣瞎鬧，直一張匿名傳單，反正有的是空閒。有些便趁着這閒空機會，投靠到愛人的懷裏；爲東北義勇軍募捐麼，爲救濟難民而演劇籌款麼，那倒隨之便之可也，何別忙煞快。

學校所定的休息時間，可以隨意更動，日出三竿，上課時間到了，却還在被窩裏鼾聲老睡；晚上電燈息後，偏會點上洋燭，訓育主任來查了，便用紙罩把它遮蔽起來，問他爲什麼這樣晨昏顛倒，他會答對出一大套的道理來。進學校的唯一目的，天然是上課聽講，求點生活上的智識；但事實上大部份的學生，却偏不喜歡上課，遲到早退，還是好現象，有些簡直點了名就逃，有些簡直全權請人代表應到。臨考了，能隔晚抱佛脚，也還算是好現象，有些簡直還在女生宿舍僂倚着愛人，或者沉醉在電影院；好在考試時，不但可以「派司」，教員也多是識相人，詳細解題，暗示翻書，也就得了。

這似乎說得太苛刻了，我却覺得還不過是幾樁瑣瑣大者。試睜開我們的眼睛

看看，事實不是這樣在陳列着麼？不禁使我擲筆太息者再。

3 大學生日記

×月×日，晴。早晨正熟睡，忽被室外的木屐聲和喊茶房買早點的聲音吵醒。恰好今天第一課沒有，早覺卻沒睡成，這真討厭極了！但見桌上照相框裏的密司俞向我甜笑，不覺化怒爲喜了。愛人呀！我早醒一時，便能多看你一時。我是多麼幸福呵！披了浴衣下床，不覺唱起「You are my ideal Wife……」來。

×月×日，晴。日來太陽好極了，亮光光的向人微笑。新買來的「司丹康」抹在頭上，替我生光不少。我愛晴天，晴天玩一切把戲都便當；陰天却不然，只能關在寢室裏悶坐。頭上的「司丹康」抹得再多也不生光的。

×月×日，晴。下午無課。正在擦皮鞋，忽然密司俞來，約去看電影。結果却是我做東。（這是定例）連吃夜飯車費一共用去八元。看戲的時候，我嗅到密司俞身上有股奇異的香氣，不是粉香，也不是水香，這恐怕就是所謂肉香罷！

這肉香從我的鼻孔裏鑽進去，一直鑽到我的臟腑裏，使人周身的肉都舒麻了。歸來電車中遇見校中的幾個「對子」，我們面面相覷，好像在競比愛人似的；我覺得他們的愛人都不如我的密司俞！心中不由得一陣狂喜！

×月×日，陰。天氣不好，人就不大快樂。現在校中有些同學越鬧越鬧氣了；許多通學生自己備了汽車，早來晚歸；又有許多人買了摩達卡，天天在操場上出風頭；還有許多人自己寢室裏裝了無線電。這般人多半是大富翁的少爺，我們是比不上的。不過我總想買一架便宜的留聲機來唱唱，因為若使一點點綴的東西都沒有，就要給密司俞瞧不起了。

×月×日，晴。午時在校旁新開的一家館子裏西餐。刀叉皆新備。我每次吃西餐的時候，拿起刀叉，就想到中國人既穿了西裝，就不應該再用筷子，再吃中國菜，再說中國話。

×月×日，晴。午飯後有乞丐向我要錢，討厭極了！揮之去。下午老王來，

勸我做大衆文藝，說是現代潮流，不可不從。自然，只要密司們看得到的刊物不問大衆不大衆，我都願意投稿。夜看書，不到一頁就打起瞌睡來。

×月×日，小雨。家中祇寄來廿元，還叫我省儉的用，他們真在做夢！把大學生當小學生看待。廿元祇夠看幾次電影呢！

×月×日，陰。購香水兩瓶，外國明星照片四打，擬贈密司俞。

×月×日，晴。抗日的風聲早已消沉了，校中還在鬧什麼義勇軍，這些義勇軍可不是東北戰場上的義勇軍；他們無非要操給密司們看看而已。

×月×日，晴。老王送我一本結婚之愛；午後購跳舞指南一本，皮鞋及籃球鞋各一雙，家中寄來的錢又用完了。晚上向老王借來五元，預備約密司俞去看電影，順便將香水送給她；但因臉上起了酒癩，不大美觀，恐她見了討厭，故未去。夜對鏡照了半天，極力想把這酒癩醫好，但不知須過幾天，這可使我煩惱極了。

4 窮死的大學生

人事的變化，真是不可預測；自海外飄零了年餘歸來，以前的同學和好友們，有的被飢寒迫死，有的被環境逼迫逃亡，差不多在久別的上海，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尋見一位熟識人的影兒。有一天去四馬路一家書店門前，偶然遇着了三年以前的同學李君，他是從洪水漫天的故鄉奔到上海來，想找他的同鄉借一點學膳費，把最後一年的大學生的生活維持下去，希望在學校裏混一張無什麼用處的大學生文憑，將來可以在社會上騙飯吃。這是多麼玄妙的夢想呵！

他住在巨福路一家酒店的亭子間，因為學校裏快要開學了，窮鬼時時刻刻糾纏着他的心靈，使他不能在亭子間停留一刻兒，只是整天到晚的在外面奔跑，誰也不知道他是在忙着一些什麼差事。他的身上老是穿着一件舊藍布長衫，衣上堆滿了厚厚的灰塵；形容狼狽不堪，面色蒼白若紙。他每天午後照例要跑到我這兒來看報紙，這好像是他生活必要的內容一樣。他是一個富有愛國熱情的青年，他

見了外患一天緊張一天，和少數的國人醉生夢死，他有時把報紙丟在一邊，捶胸跌足的憤怒，幾乎要流出奮慨的眼淚來。

他的學校裏開學已有兩個星期了，各省各縣的同學們都聚集在一堂，他們的熱血，都被敵人強暴無理的燃料燒得沸騰起來了！大家組織宣傳隊，組織請願團，組織義勇軍，組織看護隊，學校裏也加添了軍事學和看護學；他見了同學們大家很熱心的去幹愛國運動，而自己還是在外面無聊的東走西奔，他似乎感覺到沒有錢的人，不但沒有愛國的權利，簡直連「生」的權利都沒有。他每天到這裏來，除看報和談國事而外，從來沒有提及過他目前生活困窘的情形，在我的想像中，他的生活近況，至少也要比我安適些吧。那知一個性情有涵養的人，他的悲哀與痛苦，總是深深地埋葬在心靈的深處，使人不輕易發見的。

那天午後，他走來看了一回報，又把一張報紙握在手中沉默了一會，仍然將牠輕輕地放在案上，隱隱地嘆了一聲長氣；舉動有些踟促，表情有些陰暗，似乎

有不好意思向人顯露的話語，留在他的脣邊徘徊，而又不肯流露出來的神情。他用右手手指梳理自己的頭髮，表示一種極不自然的態度，他很胆怯，聲音也有點顫慄。他說：

「密司劉，本來，我知道你的生活情形很困難，不過，我要請你特別替我幫忙！借兩塊錢我去作一件很要緊的事情。」

「做什麼事呢？」

「今天我已探得了一位同鄉，他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，現在他已任了×××祕書長的要職，他有特別的任務到上海來，他來住在東亞大旅館。我想去會會他，並且要請他到咖啡店裏去談談，藉着這個機會，可以向他借一點錢搬到學校裏去。」

「這恐怕是靠不住吧！做了官的人，是看不起小百姓的，尤其是窮學生呵。」

「不，我們以前的關係很密切，他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家境也很清寒，我的父親對他有相當的幫助；現在我並不是向他討酬報，不過，以他目前所處的順境，若是他有意替我幫忙的話，那恐怕是不費吹灰之力吧。」

我聽了他一番窮酸而懇切的說話，便把自己所有的財產——五元生活費，借了兩元給他，而他很謙虛的表示十分的感謝。他又從古牆壁一個釘子上取下了一條綫紗手巾，把衣上堆積着的灰塵拂刷了一會，連連地說了幾聲：「謝謝，對不起！」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，忽忽忙忙的走了。

自從碰着他那天起，他每天總要跑來借報看的，從借了兩元錢去之後，再也沒有看見他的影兒了，我以為是他已向那位祕書長借得了一點學膳費搬到學校裏去了，恐怕每天去忙着義勇軍操練，忙着其他的救國宣傳等工作，我還去爲他暗暗的祝禱哩。

十月二十二日的早上，天氣雖然還算晴朗，可是一陣陣的北風，從破了的玻

璃窗門鑽入，把房子裏的空氣越發弄得陰沉悽冷了；因為沒有綿衣禦寒，身上披了一條絨毯，正倚窗俯案寫稿子，忽然聽見幾下叩門聲，我以為是李君還錢來了，待我把門打開一看，却是一位從來沒有見面的穿天青色中山服的青年，他說李君死在紅十字醫院已有三天了，他要我捐點錢去替他買棺木收屍，我幾乎懷疑這是一場幻夢呵！

捐錢替窮死老同學收屍，這是應當做的事，不過……也許他的英靈會要原諒我吧！當時，我同那位穿中山服的青年一道出去，跑了許多路，方始找着了那家酒店，不知費了多少唇舌和時間，才請得酒店的老板做舖保，他蓋了一個圖章，便把保條拿到湖南會館去爲李君除棺材，穿中山服的青年對湖南會館的職員說了許多好話，並且又在別處去找了兩個保證人，他們才發出一口二十二元的小黑漆棺木；直到午後四點多鐘的時候，力夫才把棺材抬到紅十字醫院，同時酒店裏的小夥計，把他一只成了灰色的假皮紙箱送到醫院裏去。穿中山服的青年，從

一個小藤包裏取出一把鑰匙，開他的箱子，他想把箱子裏的衣服取出替他裝殮，他將箱子打開一看，除了幾本中西舊書和講義而外，僅僅的還留有一只小小的手電筒，差不多簡直沒有一縷線紗留在箱子裏。穿中山服的青年把他的書籍和講義翻了一翻，又調轉頭去瞧瞧他的屍體，他一顆顆的眼淚，似斷線穿珠般的落在書籍上。李君的屍體上，還是穿着他原有的一件藍布單衫，兩個工人把他的屍體從床榻上拖下來，塞在棺材裏，他們把棺蓋緊緊地，緊緊地釘着，他永永遠遠地脫離了人間的苦海，他的靈魂飛到另一個縹緲的世界去了。

穿中山服的青年說，李君到上海有兩月餘，但沒有嘗一次飯的滋味，每天祇是一個銅板的開水，六個銅板的大餅，像這樣漫漫地延長他那窮苦的生命；他向他的同鄉——一位有聲譽的祕書長借錢進學校，不但使他大大的失望，並且，還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，因此，他悲憤已極！當時回到酒店裏，吐出了許多鮮血，亭子間的地板，差不多被他的血染透了。自那天起，他才把求學的念頭打消，又

每天帶病東走西奔託人找事，不料到處都是碰釘子；後來，他沒有力量奔跑了，他已精疲力竭了，血也快要吐完了，買開水的銅板沒有一個了，他也安安靜靜地睡在酒店的亭子間裏不能起來了；穿中山服的青年才把自己的被褥和衣服拿去當了十五元，把李君送到紅十字醫院，現在他又把他的屍體送到湖南會館去了。悲乎！窮死的大學生！

5 做茶房的留學生

這幾天悶悶地坐在房子裏沒有書看，精神上的不安，比嘴裏焦渴還要厲害。午後跑到西路十七號的亭子間去找碧鈞借書，有一個衣裝很狼狽的青年，坐在靠窗門的一把圓凳上，手裏拿着幾個冷燒餅，一塊一塊的撕了送到嘴裏去；他見了我，趕忙把燒餅放在桌子上，站起來向我行了一個鞠躬禮。碧鈞彼此介紹了一下姓名，我接着和碧鈞談話，他坐下去默默地望着白色的窗窻飄動，似乎不好意思再拿起燒餅來吃的神情。碧鈞轉過頭去對他說：

「密司脫楊，請吃吧！沒有什麼要緊，這位是我要好的朋友。」

他點點頭，苦笑在他的面上顯露了一下，又把燒餅拿起塞在口裏了。我在碧鈞的籐書架上翻了一回兒，他的燒餅已吃完了，並且還有桌上放着的一盅冷開水，也下了他的咽喉。他從衣袋裏摸出一條骯髒的手巾，擦乾了額上和鼻尖上的汗水，便立起身來向碧鈞告辭；但碧鈞也沒有怎樣挽留，隨即送他下了樓梯。她轉身來，便把這位去客和她的關係告訴我。

「這位客人，是我新近認識的同鄉。他曾在英國倫敦大學商科肄業四年哩！

「我真看不出他是個留學生，他那面黃飢瘦的樣兒，好像一個鴉片架子！一個留學生，怎麼會頹廢到這步田地呢？」

「這要知道，他並不是一個自願墮落的青年，這完全是環境迫他如此；他所有的衣服，書籍，用具，都典盡賣絕了。現在他沒有飯吃的時候，就喝自來水以

充飢。今天他到我這裏來，也不知有幾天沒飯吃了，所以我買了五個燒餅來招待他。」

「他怎麼不回家呢？」

「無家可歸！」

「他在英國留學的經費是從那裏來的呢？」

「自然是他的家庭供給的。因爲在兩年以前的一個殘酷的冬天，有一個軍閥和另一個匪頭，率領大兵爭奪西省的地盤，他的故鄉數十里的地方，做了殺人的戰場，他的家也就成了他們炮火的目標；房屋家產，已完全被兵匪焚燒殆盡！他的父母兄弟，也做了他們槍頭之鬼。當他含着眼淚告訴我的時候，而我也陪他落了幾點同情淚哩。」

「那真是慘極了！現在他怎麼不去找事做呢？」

「找事嗎？他一個人也不認識，有誰來介紹他呢？他曾對我說：肚子餓得不

能支持的時候，也很想去做茶房。並且，今天他很誠懇地託我到東大學附近的，一家包飯店裏去進行這種職務；因為那個飯店，也是我們西省幾個失業的同學組織成的。他們一面翻譯著作，一面營業，倒也沒有要自來水充飢的危險。我想，他們對於這位有志不得時的同鄉，也許會有點同情吧！現在我就要到那裏去爲他進行。你陪我去好嗎？」

「可以的。」

我總覺得碧鈞倒有幾分丈夫的氣概；別人所不願意去做的事，她總是盡心竭力去替人家幫忙。

她換了一件外衣，拿起皮匣子，鎖上了房門，同我一道出去。我們一壁走着，一壁談着，一條長而幽靜的馬路，已被我們輕輕地拋棄在後面了；轉了一個小灣，便乘二十一路公共汽車，大約不上五分鐘，我們就在大學的門前下了車。學校對門一間二層樓房的上面，掛着「史丁包飯店」的白字藍色招牌，已排在我的

眼前了；我已經知道是碧鈞告訴我的學生飯店。我和碧鈞走進，她的幾個同鄉很客氣的招待我們。碧鈞和他們談了一些故鄉的雜話，便把來意詳細的告訴了他們一番；他們聽見了這件事，又是驚奇，又是歡喜！大家都興高彩烈，鼓掌歡迎。有一個矮而且胖年齡較輕管賬的小夥計跳起來說：

「好極了！英國的留學生來替我們做茶房，不要工錢，只吃飯；好在我們的顧主，都是大學生，若是招待客人很週到，久而久之相熟了，也許他們會要求校長來聘請他去當他們的英文教授哩。」

「他來了，對於我們譯書方面若有疑難，也許會有點幫助吧。」一個姓張的讀書虫說。

「我的英語會話很不流利，每晚要他教我兩點鐘，不要錢的書，多讀一些也不妨。」一個小白臉說了；望着他們發出得意的笑聲。

「密司宋，叫他今天就來上工吧！」小夥計很性急的說。

「大概在明後兩天內，我可以同他來的。以後希望你們待他，如同待你們的兄弟一樣！」

「好關心！他是你的……愛……嗎？」多話的小夥計故意帶着滑稽的口吻和她開玩笑。

「你那裏知道，只有窮人，才能了解窮人的痛苦呵！」

「總而言之，謝謝你爲我們介紹這樣一個有資格的茶房，也就是一個不要錢的大學教授。」

大家聚在一起談天，時間好像比在個人沒有書看的生活中跑得快些一樣。夕陽的反光，照在玻璃窗上，我已經知道時候不早了，於是起身向主人告辭。我們走出了大門，碧鈞的面上顯出愉快的表情；這是她替人幫忙，結果圓滿的證據吧！我們在停車處等了很久的汽車，但沒有見車子的影兒，爲了省幾個銅錢起見，便開始步行。她要我到她那兒去吃燒餅，我也順口請她來我這裏吃饅頭，因爲這

兩種東西，都是我們的二房東，專賣的特產。結果，我們在一個三叉路口就分手了。

我獨自在馬路上一面走，一面想，一個英國的留學生願去做茶房的這件事情，無形中給了我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！我想到目前被洪水淹沒成澤國的故鄉，也不知道老母姊弟的生死存亡。倘若是……也未曾沒有和這位英國的留學生一樣，走到絕境的時候！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再版

新式
標點

學校生活寫真

編著者 綠荷女士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
廣益書局
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廣益書局

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一角

